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秦始皇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秦始皇传

XX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真龙下凡·····	002
第二章	贵为太子·····	016
第三章	傀儡秦王·····	032
第四章	当机立断·····	044
第五章	破纵连横·····	055
第六章	君临天下·····	065
第七章	南征北战·····	075
第八章	焚书坑儒·····	088
第九章	真龙升天·····	107

第一章 真龙下凡

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邯郸城内，到处已是积雪盈尺，鹅毛般的大雪似乎越下越飘洒……

黄昏时分，城内灯火点点星星，将满天的云霾衬托得格外沉重。

一家不是很破旧的府第里，他身着一件五成新的黑色老羊皮袍，站在半新的绿色窗户旁边，望向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大地，思绪伴着飘飘扬扬的大雪飞向远方。他就是秦昭王之孙，名叫异人。今年只有二十出头，是秦昭王派来赵国作质子的，质子就是人质。此刻秦赵数十万大军正在长平对峙相持，一场恶战随时都会一触即发。质子是各国在结盟时，为了表示剖心置腹，互派的公子王孙。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就是首先遭殃的对象。何况当时秦、燕、赵、韩、魏、齐、楚各国之间，翻脸和翻书一样，今天才歃血为盟，明天说不定就会兵临城下。尤其赵国一向为抗秦联盟合纵之约的约长，异人在赵国作质子，等于是随时有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两国一有风吹草动，首先用来开刀祭旗，或是收为阶下囚的，就会是他这个质子。此时，秦国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由于燕、赵、韩、魏、齐、楚六国

的联合抗秦，异人在赵国看到的都是充满愤恨的脸孔。连同样在赵国当质子的其他国家的王孙公子，对他都是内心疑惧，外表冷漠。另外，他比哪一个在赵国的质子都穷。因为各国国君对派在友国或敌国的质子，为了面子及对他内心的歉意，在经济供应上是尽量优厚的，当质子的人有花不完的钱。但异人不一样，第一，他是王孙，不是公子，他祖父秦昭王在世，父亲安国君目前只是太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祖父根本想不起他这个人。第二，安国君的姬妾一大堆，儿女更是成堆成群，他亲生母夏姬甚不得宠，一年都见不到安国君一面，所以祖父和父亲心中压根儿就想不起他这个人。上轻下慢，连带主事的臣子也看不起他，应有的公费都一拖再拖，很少按时送到，更不用说用来结交应酬的额外花费了。因此，他在赵国是孤单寂寞的，不但没有一个知己之交，连酒肉朋友也没有一个……

想着，想着，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种日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我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回国呢？我还有可能当上国君吗？”

就在他胡思乱想、悲叹自己命运之时，佣人赵升急匆匆地向他走来，说：“主人，吕不韦的门客求见。”异人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赵国巨富吕不韦的门客求见？！”赵升说道：“是的，主

人”。异人立即说：“请他进来。”不多久，吕剑来到异人身边，一鞠躬，说道：“秦公子，吕剑奉主人之命将这柬子交给您。”说道，双手把请柬递交过来。异人接过请柬一看：秦公子，兹定于明天晚上辰时举行我35周岁生日宴会，届时请您光临。谢谢。吕不韦。异人看完对吕剑说：“请转告你的主人，就说我明天准时赴会。”

宏伟的吕家大院内，亭台楼榭。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内，座无虚席，觥筹交错，欢歌笑语，真是暖意如春。此时巨贾吕不韦正在举办他的35岁生日宴会。客人包括了赵国所有政要、学者名流、富商巨绅，以及各国的外交使节和质子们。这时，吕不韦站了起来拍拍手宣布说：“现在，在下要将宝藏中最珍贵的珍藏呈献在各位眼前，她不但是弹琴高手，也是歌舞天才！”说完，他朝身后的侍婢点点头，侍婢奔向屏风后，另外数名侍婢急忙点亮厅内周围的水晶灯，室内亮度突然间增大数倍。这时，众人都屏息以待，室内能听见烛心的轻微爆炸声。突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和一阵玉 清脆的丁当声自屏风后传来……

众人都转首凝视屏风出口，只见一位丽人在两名侍婢的搀扶下，走出屏风，众人的眼睛一亮，仿佛室内又突然亮堂很多。只见她身材颀长，体态丰盈，瓜子脸上未施一点儿脂粉，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

白皙。除了挺鼻、殷红小嘴外，最奇特最美妙的是两道长长的眉毛直插云鬓，未经描画，自然漆黑闪亮。

众家公子望呆了。异人也为她的美艳所震慑，他只看了她一眼就低下了头，心中涌起一阵阵占有她的欲念。

“各位，这位就是玉姬，她现在要为大家呈献她的琴技。”话音未落，玉姬已向各位公子叩首行礼，在几案前坐下来，先是挑捻几下，调整了一下琴弦，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情不自禁地惊叹了一声：“好！”接着她不缓不急地弹奏起来。抑扬顿挫，琴声铿锵，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琴音中。

异人不懂音律，开始时，他看见赵太子闭目击节，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感到有点好笑，但渐渐地，玉姬那双白皙的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柔若无骨，圆润晶莹得找不出一瑕疵，抚在琴弦之上，又是那样的有力，似乎每一个音节都拨动着他的心弦。

慢慢地，他又不知不觉地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仿佛她对他是一种神奇的美酒，趁着她正在弹琴，可以无所顾忌的直盯着她看。

此刻，他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忘掉了漂泊在外所有的寂寞和苦闷，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是秦孝公的子孙，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秦国国君的位置，怎么说也不是完全不可及的！

他那双专注的大眼，突然闪起异样的光彩，他的精神也振奋起来了，他想他此时的外表一定不再是畏缩颓唐，而是意气风发了，他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

就在他意乱情迷，似醒似醉时，琴声嘎然而止，众人都高声喝彩，有些人甚至要求再奏一曲，只有他茫然未动。

吕不韦微笑地看着他，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赶紧鼓了几下掌。

没想到，玉姬也注意到了他的反应，对他甜甜地一笑：“秦公子也许对贱妾奏的靡靡之音听不入耳，那么我弹一段屈原所作的《国殇》，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不知公子是否喜欢？”

莺啭似的声音使异人失神，他没想到玉姬人美，声音更美。她特意献一曲，让异人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万分欢喜，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了。

玉姬也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调紧琴弦，一开始即作兵戈操杀之声，琴音高亢繁杂，前后错综，呈现出千军万马厮杀冲突的战场情景。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接着，声音变得低沉——

凌余阵兮躡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回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琴声缓慢，歌声变得感伤——

天时对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琴音继而急促，歌声也变得高昂——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琴声忽断，歌声也呜咽，异人满脸泪痕而浑然不知。

赵太子见歌完琴止时，大家只顾感伤，竟然出现了冷场，连忙对异人说：“按照赵国风俗，歌者指明为谁献歌，受者应当给彩头。”异人哦了一声，由于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把腰上的玉——父亲与生母夏姬的定情之物，取了出来，茫然地看了玉姬一眼，侍婢赶忙取了一只玉盘，盛着玉——送给玉姬：“这是秦公子赏的。”众人哗然鼓掌。

玉姬来到他面前叩首道谢，异人慌忙扶起，双手触及她的柔体时，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

异人在室内来回踱着，时不时的摇头苦笑，三个月过去了，而他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玉姬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挥也挥不去，苦于没机会再见她。

仆人赵升叩门进来，跪着禀告：

“吕不韦先生求见。”

这真使他喜出望外，快步走入客厅，见吕不韦起身要行跪拜之礼，一把拉住，行了宾主之礼后，吕不韦坐在上位。

赵升献茶，两人寒暄几句，异人不知道他今天来，想问候一下玉姬，却不知怎么开口，还是吕不韦先开口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没见到几个僮仆，这么大的宅第，又没什么摆设，是不是太冷落了一点？这哪像强秦公子的宅邸？”

异人只是苦笑。

“假设公子不嫌唐突的话，我想开门见山地直说。”
吕不韦正视着异人。

异人仍然是苦笑：“先生尽管说明来意。”

“公子对我也许不怎么了解，但我对公子的处境打听得一清二楚。这次拜访公子，一来是感谢公子上次的赏光，二来是想助公子一臂之力。”

异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助我什么一臂之力？”

“光大公子之门。”吕不韦微笑着说。

异人在吕不韦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怜惜，他略带微怒：“我祖父身为大秦的国君，父亲是太子，先生还要怎样光大我的门楣？”

“公子生气了吗？事先说好的不会嫌我唐突的吗？”

“请直言吧，我并没生气。”异人只有用笑脸来回答了。

“秦为天下之最强，公子令祖、令尊又为秦国之至尊，当然我无能力再增加点什么！但那并不是公子之门啊！”

异人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不能不同意，但他仍不服气：“那么，先生能帮我些什么呢？”

吕不韦笑着说：“三天以后，这里将僮仆成群，应有尽有；三个月后，这里将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成为各国贵宾云集之处！”

吕不韦有点兴奋，起身对异人跪拜：“三年以后，你将成为秦国王位的继承者，不再是秦国的弃子！”

异人也显得有些兴奋，但他觉得难以置信：“先生为什么不用这份心力来光大自己的门楣？”

“公子知道，商人绝不做没有利润的生意，光大公子之门，也就是光大我自己之门，我的财富已足，只等着官位了。”

“我原来以为先生要的是巴蜀的盐、铁、铜、矿和秦国的兵器市场。”异人带着讥讽的口吻说：“想不到你的雄心比这还大。”

吕不韦冷静地回击他：“贫时思富，富后思贵，是人之常情。”

“事关重大，我得考虑考虑。”他虽然心里一万个愿意，甚至感激，但他不愿意这么快就流露出来。

“这样也好，”吕不韦起身告辞说：“这事是得好好考虑，但事不宜迟，据说秦王近来身体不好，在病榻上时间居多，一旦……”

异人明白他要说什么，一旦有所缓急，安国君继承王位，就要册立太子，他远在赵国，宫内又没有靠山，自然就没法和弟兄们争！

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消息吕不韦都已知道，而秦国驻赵国的使者却从未向他提起过。

异人心念急转，表面却装得不动声色，他知道和

吕不韦这种奸滑的商人打交道，得小心谨慎，处处设防，否则就会落入圈套。

吕不韦见他不言语，就知他已经动心了，边走边对异人说：“这样好了，明天下午我派车来接公子，不一定谈今天的事，小酌一番。”

“明天……”

“哦，这也是玉姬的意思，自我生日那天，她时常提到公子，今天我来时，她还一再交代，务必将公子请到。”

“玉姬？我还以为她早忘了……”异人虽然竭力保持镇定，但内心的狂喜已通过发亮的眼睛和激动的语气泄漏无遗。

“玉姬是她歌舞的名字，她原姓屈，和大诗人屈原有点儿家族关系。”

“难怪唱《国殇》唱得那么动人。”

他俩一边说话，一边走，不知不觉已到了大门口，吕不韦临上车还问了一句：“明天下午，考虑的时间够吗？”

“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想应该够了！”异人喃喃地说。

吕不韦府内，琴声悠扬，香烟袅袅……玉姬那双凝脂双手时快时慢地在琴弦上移动，每一个乐音都似乎敲打异人的心灵深处，他在这美妙的乐声中幻想

着未来的美好。

他和吕不韦已达成了可行的计划：

首先，在吕不韦的协助下，异人广结赵国政要人员和各国质子、使者，多纳门客，周贫济穷，积仁积德，遍传贤名，形成他在赵国有举足轻重、权贵仁义的形象。

继而，由吕不韦买通太子夫人——华阳夫人，动之以情，使她能求安国君立异人为她的嫡嗣，因为华阳夫人颇受太子的尊重，但膝下无子；并采取财物及恐吓双管齐下的方式，说动阳泉君——秦王的内弟，在秦王夫妇面前说异人的好话，因为太子立嫡，还得征求父王的核准。

再次，在邻近乡间营造一处紧急避难所，一旦秦赵发生战争，可以到那里隐匿。通过这一番的深谈，异人对吕不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想，假若有一天自己真能继承王位，吕不韦将是他的贤相能将，能辅助他称霸天下，达成他维护天下和平的愿望。

此刻，他忘掉了王孙应有的矜持，站起来蹒跚地走到吕不韦面前，举起杯说：“吕先生，这杯敬你！”

吕不韦慌忙站起举杯回敬。

异人又将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举杯说：“这杯有求于先生，我先干了吧。”

“公子尽管说，不韦将身家性命都交给公子了，

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吕不韦微笑着说。

“请先生将玉姬赐给异人！”异人很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吐出这句话。

玉姬听到这句话，“铿”地一声，将琴弦弄断了两三根，人也躲到屏风外去了。

异人以为她生气了，请求吕不韦去劝说，吕不韦微笑着出去了十分钟又折回原座位：“没事了，玉姬说她对公子自始就有好感，她也知道以公子的身份，明媒正娶她困难重重，是不可能的事，但她自己不愿受委屈，要求你对外可以以纳姬的名义接她过去，但对内要行正娶之礼，而且一旦生了儿子，就要将她扶正，在此以前不得娶正夫人。”

“当然，当然，只要她生了儿子，理所当然的能扶正，有了她，我不会再娶什么正夫人的。”异人此刻只想得到她，不管什么要求都会答应的。

“那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玉姬从小孤苦，我早就看出她与众不同，却未想到她将来要母仪天下，哈哈！”吕不韦得意地笑：“我以长兄的身份，将陪一副丰厚的嫁妆。”

“长兄为父，请上坐受妹婿一拜。”异人将吕不韦推在座位上，低头就要拜。

“公子，这个玩笑可不能开，虽然是一家人，君臣之礼不可失。”吕不韦说着拦住异人，自己反而低

头拜了下去：“今后玉姬还需公子多体谅、关照。”

择了黄道吉日，不到一个月玉姬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异人。

秦昭王四十八年，也就是赵成王八年正月正日，天空依然飘洒着鹅毛般的大雪，邯郸城内到处都是皑皑白雪，凛冽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

异人的大院里，装饰一新，富丽堂皇。这里僮婢成群，一个个忙东忙西，出出入入，显示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忽然，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从一间暖意如春的产房里冲了出来，仿佛要和呼啸的北风比个高低。只见一个侍婢兴冲冲地奔向异人的书房。

“恭喜老爷，正时正刻，夫人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公子！”

“什么？小公子？”异人惊喜万分。

“是的，老爷。”

“报喜有功，赏你银子十两。”

“多谢老爷。”侍婢转身离去。

这时，一个僮仆急忙走了进来，“启禀老爷，刚才，小人在返回途中，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猛一抬头，只见一条黑龙腾云驾雾地进入了咱们的大院，回到家中，一听老爷喜得公子，真是瑞兆异常啊！”僮仆激动地说。

“此话当真？”异人惊异地问。

“老爷，决无谎言。”

“报喜有功，赏银一百两。”异人喜出望外。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惊喜之余，异人一想，儿子出生于正月正日正时正刻，真是好时辰好日子，世人很难得有这个好时辰。他知道只有800年前的周文王也是正月正日正时生的。看来此子和周文王一样，是真龙天子下凡，将来定会一统江山，恩泽天下的。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政，赵政。”异人不觉失声叫出。

第二章 贵为太子

赵政的出世，使异人对实现继承王位的计划更有信心和动力了。

吕不韦的计划逐步地在实现；秦太子已知有个贤能的儿子在赵国做质子，靠自己的能力使赵国上下及各国使者都交口称赞，太子夫人也知道异人每天为她祈祷、祝福。吕不韦用无数的财宝打通各种关系，就连秦王夫妇都知道了异人的仁义和贤能，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立异人为华阳夫人的嫡嗣，赐名为子楚。

赵政两岁时，秦军20万围攻邯郸。吕不韦随子楚逃回了秦国，赵升因为冒充子楚被赵王处死。

赵政和母亲被隐藏在邯郸旁一个小村庄里。时间一长，许多人都知道他父亲是秦人，已经逃跑了。孩子们认为他就是坏人，是攻打他们国家、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和兄长的秦国人。每逢他想参加他们的游戏，就会有人抗议：“我们不跟弃儿玩！”或者说：“我们才不要杂种参加！”甚至有些孩子编歌谣骂他，朝他唾口水。此时的赵政，第一个反应就是扑上去与他们撕打，由于年幼力小，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后妈妈怎么问他，他总是一声不吭，有时楚玉夫人心痛得直掉眼泪。赵政看见妈妈流泪，就安慰妈妈说：

“妈妈，别替我担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他们加倍地偿还！”楚玉夫人看着小小年纪却又倔强的儿子郑重其事的面孔，竟忍不住破涕为笑了。

为了让孩子多学点儿知识和本领，也为了少受其他孩子的欺侮，楚玉夫人单独为赵政请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不但教他诗、书、礼、乐、射、御和剑法，还教他做人和治国的大道理。赵政聪颖、好学，所以在学习上述所规定的课程时游刃有余，老师还经常抽出时间带着赵政大街小巷里转悠。尤其是常去难民群居的贫民窟里，让他和那里的小孩子们相处，让他看到世界上贫苦悲惨的一面。

众多低矮阴暗的草屋里，一家十几口挤在一张炕上，无论春夏秋冬，屋子里都是阴森潮湿，充满恶臭，那是体臭、霉臭、垃圾臭等等臭味的混合，很难说出到底是属于哪种臭。屋顶墙壁坑坑洞洞，晴天固然可以躺在炕上就欣赏到天上的星星，但下起雨来，却往往是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光着身子的婴儿，在潮湿的泥土地上爬着，或者吸着营养不良的母亲的干瘪奶头，吸不出奶就放声大哭。

走进这些贫民窟，赵政不免会奇怪，为什么他的家里是只有他一个小孩，那么多的大人像众星捧月一样护卫着他，跌倒一下，就有很多大人围上来，问东问西，像天要塌下来的大祸事；这里却是数不清的大

大大小小的孩子，看不到几个大人，大小孩背小小孩，小小孩牵更小的小孩，婴儿就像小狗一样，在泥土和垃圾中摸爬滚打，抓吃自己的大便或垃圾。

在市集上也看到成群的难民，他们连这种破烂霉臭的栖身之处都没有。大都是老弱妇幼，女人们大都是背上背着一个，手上牵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有的甚至还有一个拉着裙子边的小孩。女人和小孩都伸出手，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行人，希望能讨点儿什么糊口。

“老师，他们的爸爸都去哪儿了呢？”赵政惊奇地问道。

“秦国攻打赵国，仅长平之战赵国精壮男人就死伤40万，何况战事不断。”老师沉重地叹了口气。

再往前走几步，赵政的眼泪已模糊了他的视线：成堆的伤残军人，断腿缺胳膊地穿梭在市集行人和店铺间乞讨，有的还穿着破烂不堪的军服。上面沾满了血的痕迹。还有自己不能行走的，用两只或一只尚能支撑的手，一点一点地往前挪着，乞求施舍的目光在行人身上扫来扫去，更有四肢都残缺者，只能趴在地上嘴里衔着一只破碗乞讨。

老师见赵政不忍再看下去的样子，趁机教育他说：“人间最残酷、最愚蠢的事就是战争，国与国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战争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

而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人间悲剧 。”

“为什么天下的战争几乎没停止过呢？”赵政天真地问：“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打仗？”

“那你为什么要打架呢？”老师反问道。

“很多很多原因，一时说不清，”赵政说：“但是我知道，要是有一个能压服众人而又公平的人，我们中间就会打架少一些。”赵政双眉紧锁，一副成人沉思的表情。

“国与国打仗，和小孩打架一样，表面上只为一个原因，实际上原因多得很。”

“哦，我明白了”，赵政说：“国与国打仗，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得能压制诸国的国家，就像小孩打架没人管一样，只要有人管得住，小孩们就不敢打架。周王室强盛的时候，战争就少得多！要想天下没有战争就要天下统一！”

“假若别人不让你统一呢？”老师感到很惊奇，赵政这么快就得出如此简单而又能说明问题的答案。

“那我就打得他们愿意统一！”赵政举起拳头说

“那还是得打仗！”老师叹口气说：“别人不服你打他服，你不服别人，别人也会打你，一个人打不赢，大家联合起来打你。这样战争还是越打越多，就像现在一样。”

“但联合不是那么简单，我可以一个个来收拾。”

赵政诡异地笑了。

老师却沉默了，赵政的话似乎有点道理，但自古以来，天下分分合合，全是以战争开始，又以战争结束，周而复始。也许有股强大的力量镇压住诸多小力量，乃是暂时维持和平统一的唯一办法，总比战火不熄，民不聊生要好得多。

赵政也沉默了，他在想：有朝一日，拥有至高的权力时，一定要统一天下，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从此，赵政更加努力地学习兵法和治国之道，9岁的时候已经是诗书倒背如流，射箭百发百中，剑法出神入化了。别的孩子既嫉妒他的才学，又歧视他是弃儿，总想方设法骗他出去玩，然后在路上就开始轮番捉弄或殴打他，打架他倒不怕，以一当十，全当练习拳脚了，但他忍受不了的是他们的嘲笑、讽刺和羞辱，当众骂他是野种，够什么资格自称秦国公子！尽管如此，他从未向妈妈说起过，他可以看得出来，妈妈的苦恼已经够多了：她处处受到别人的冷落和讥讽，父亲回了秦国以后就再也没有音信，别人都在传说他在秦国广纳姬妾，不会再想起楚玉夫人和赵政了。

有一次，赵政又被一群孩子们围攻，虽然把他们打散了，他总忘不了他们一哄而散时留下的一句话：“杂种，看下回怎么收拾你！”赵政憋红了脸，似乎连脖子都变粗了，不顾一切地冲向一片小树林，边折

树枝边吼：“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总有一天我要杀光你们！”

“孩子，天才和伟人都是孤独和寂寞的，无论得意与否，他都会受到一般人的排斥。你看到鹤立鸡群遭鸡啄的样子吗？你想像得出龙游浅水遭虾戏的惨状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同类。但是一旦白鹤展翅、声喉九天，鸡群只是望尘莫及，龙飞云霄，江海翻腾时，鱼虾也只能逃之夭夭、寻找栖身之处了。”老师的话语回荡在耳边，赵政逐渐平静下来了。此时此刻，更加思念在秦国的父亲，渴望早日返回自己的国家——秦国。

子楚返回秦国后，国内没有势力，全靠吕不韦用无尽的财宝和超人的狡诈周旋于王后、王后的弟弟阳泉君及华阳夫人之间，终于在父亲安国君继位为秦王的同时，正式册封为太子。但秦王公子众多，太子可立当然还可废，况且有些人还是不死心地在争取。尤其是子侯公子凭恃生母得宠，唆使母亲日夜在秦王面前撒娇哭闹，说尽子楚坏话，一方面结交宗室大臣，找机会在秦王面前极力鼓吹子侯贤能，同时广招门客，由这些人将他的贤名由国外再传进秦王的耳中，希望秦王改立太子。

子楚这场保卫太子名份战打得很吃力，不仅要奉迎和讨好王后（已为太子的子楚不需要继续讨好巴结

太后和其弟阳泉君了)，积极在朝中拉拢关系，而且做事要万分小心不能有给子侯公子诋毁他的借口。

吕不韦既想铺开日后仕途之路，又想在秦国建立他的商业王国。两个人由于共同的利益同心协力、一致对外。

吕不韦了解秦人重法尚武，讲求的是男耕女织，人们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怯于私斗，上战场却奋勇当先。商业人才甚少，空拥有巴蜀的丰富矿产及木材资源，除了国家征用以外，没有完全开发，更谈不上输出国外、换取财富和国内所需的物品了。所以他大量收买巴蜀和秦地的矿产山林，以招收门客和蓄养仆人的名义，广为招揽和训练商业及工业人才，最多时人数超过1万。

子楚的计划是：现在尽量利用吕不韦的才能和财富，等有朝一日我坐上王位——看父王的身体状况，这不会太久了——他听话，就继续利用下去，不听话，一脚踢掉，连他从赵国及各地带来的老本都没收掉。吕不韦到底是外国人，他在秦国建立的任何势力，就如同小孩子在沙滩上的沙石城堡，看起来像模像样，却经不起我踢一脚，只要我能登上王位。

这就是赵政及母亲楚玉夫人迟迟未归秦国的根本原因。王室内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使赵政的父亲无暇顾及他们母子在赵国的客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子

楚也相信传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的谣言，况且他也有年纪相近的异母同父的弟弟——成蟜。父亲的姬妾成群，弟弟也自然可能结队了。

也许是天意，在赵政的祖父除丧，正式即位的登基大典之际，赵国为了讨好强大的秦国，把他们母子送回秦国，作为对秦王及太子的贺礼。回到秦国后赵政改名叫嬴政。楚玉夫人名正言顺的成为太子夫人。

嬴政和成蟜年岁差不多，同龄的小孩思想感情最容易发生共鸣，他们一见面就投缘，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是同师受教，几乎日夜都在一起，嬴政爱护弟弟，成蟜敬重兄长，比同母兄弟还要亲热，从不吵架斗嘴，更没有动过打架的念头。

子楚由于怀疑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而偏爱成蟜，他心里清楚成蟜软弱纯厚，不是治理天下的君王之材，而嬴政无论是性格或者才学，是非一般人所能有的，才10岁的孩子已颇具帝王之风度和胸怀。所以从私人感情来说他是想立成蟜为准太子，但从社稷的兴旺及国家的安定考虑，立嬴政比较合适。“反正目前父王还在世，等我即位时再决定吧。”心里这么想着，立准太子的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楚玉夫人可急坏了，本来按照常理，嬴政是长子，各方面都出类拔萃，无可挑剔。别人看来，准太子之位非嬴政莫属了。可她心中清楚，嬴政是从3岁起就

与父亲分开了，她自己与子楚疏远了很多，感情也淡漠了，而成蟠自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乖巧可爱。她明显感觉到子楚对成蟠要疼爱得多。她曾经想过要害死成蟠，去掉儿子的对手，可两兄弟好得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使她无从下手，而且她也有些不忍下手。

两个孩子的老师教育两个孩子时讲了一个古吴国的故事：“因吴王的四个儿子争太子之位，手足相残，发生兵变，最终导致吴国的灭亡。”嬴政立即拉着成蟠的手：“我和成蟠才不会重蹈这种覆辙……”

“是啊，我和嬴政曾撮土为香对天发誓，绝不会为争王位，兄弟自相残杀。嬴政是嫡又为长，他要是得主，我终身都会辅助他。”成蟠插口说。

“成蟠是我的兄弟，我也终身都会爱护他！”嬴政抢着说。

楚玉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又是高兴又感到羞愧，同时也庆幸自己并没有狠心地对这个可爱的孩子下毒手。从此以后，她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倍加爱护。

嬴政和成蟠在温馨欢乐的生活中学习治国富民的道理，立志以后能统一天下，人类不再发生战争。太子子楚经常以各种方式考核两个孩子，发现他们进步非常快，而且相亲相爱，知书达礼。嬴政处处像个长者一样教育成蟠要爱臣爱民、忧国忧民：“我们不但是锦衣饱食，无忧无虑，而且还要一批人小心伺候着。

可天下食不饱肚、衣不蔽体、病无所医的人还大有人在，不使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百姓就不会安居乐业，天下就不会真正和平。”

成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本来就佩服哥哥见识多，这下就更是五体投地了。他把这些话说给父亲听，并问父亲：“为什么世间有那么多穷苦人，那么多的战争？为什么国王制止不了？”子楚很惊奇：“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呢？”成蟜把嬴政的一番话说给父亲听，子楚边给他解释，边暗思：“嬴政是个可造之材。”

突然有名侍女自外匆匆而来，跪倒在子楚面前禀报：“宫内有急事！大王宣太子晋见。”

楚玉夫人闻声赶来，低声向太子说：“赶快更衣吧，大王近来身体不好，你要有心理准备。”

子楚急忙乘车直赶秦王寝宫，只见宫内灯火明亮，进进出出的内侍，全是忧郁的脸色。人员虽多，但除了急促的脚步声外，整座宫殿是一片静穆，警卫增加了不少，这就更加重了森严的感觉。

在内侍的引导下，子楚正要踏入秦王内寝，太医正好提着药箱出来。

“大夫，父王身体怎么样了？”子楚迎上去问。太医一边行礼，一边回答说：“大王肝疾复发，病势严重……”

“大夫必须尽力医治！”子楚不愿他再说下去，就用话来阻止他。

“微臣自当尽力，刚才已经开了药方，服几剂后，看看是否有转机。”太医带着几分无奈地说。

“大王病根在哪里？”子楚抱着希望问。

“大王喜欢修仙之道，所服丹石药物太多，伤到肝脏。”太医低下头说：“微臣经常劝阻，可大王不听。”

正说着话，一名宫女来报，华阳王后要他们进去。秦王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全身浮肿，华阳王后坐在床边服侍。看到子楚进来，她挥挥手，要室内宫女和内侍全部出去，室内只剩下他们三人。

子楚向王后行过礼后，跪伏在病榻前面启奏：“臣儿拜见父王，愿父王早点用药，龙体康复。”

秦王摇摇头，苦笑着用微弱的声音说：“药只能治不死之人，朕的病自己心里清楚，这次是不会再好了，趁我神智尚清时有几件事要交待你：

朕此次病是因为平时服用丹药太多，妄想不老所致。如今临死才知道古人的话是对的，有生必有死，有死才有生，一切顺其自然才是长生之道。”秦王对跪在床前的子楚说：“听说你也喜欢此道，希望以朕为鉴！”

“父王会好起来的。”子楚含泪说。

“这个朕自己知道，”说到这，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又道：“你立位后，军国大事，可以托付给蒙骜，虽然他的祖先是齐人，但一直以来忠心耿耿，为人深思远虑。朕日前阅兵，发现虎贲军中一年轻裨将王翦是个人材，但经验不够，阅历尚浅，你以后要加以培植。”说到这里他说话已明显吃力了，王后阻止他再说下去，他强撑着说：“至于吕不韦，他是你师傅，虽为商人，却是个文武治国的全材，可惜商人重利忘义，他志不在秦国，而是要在普天下建立他自己的商业帝国，你要使他的才干用于利秦，而不能用于利己。你生性忠厚，斗智绝不是他的对手，不然趁早杀掉。”

子楚点点头表示赞同。

“还有，你即位后，打算立哪个儿子为太子？”

“这本是你自己决定的事，但能知道你所立的人，朕走得也安心些。听说你偏爱成蟜，有立他的意思？”

“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秦王有些不高兴。

“不，父王，臣儿受到一定的感悟，已决定立嬴政！”

秦王和王后同时舒了一口气。秦王微笑着说：“嬴政天生奇材，朕对他抱有厚望，光大秦国，甚至统一天下，都可能会在他手上完成，至于你……”秦王用极富感情的语气说：“儿子，你和我一样，生性

过于仁厚，再加上生不逢时，先王多年征战，国内15岁以上男丁几乎伤亡过半。国库空虚，要不是靠巴蜀的财富支撑着，早就维持不下去了。儿子，你即位后，重要的是与民休养，利用吕不韦的经济才能，厚植国力，不要妄想向外扩张，懂吗？”

“臣儿明白。”子楚有点哽咽。

“与民休养，厚植国力，等嬴政上来，就差不多了，”秦王自言自语地微笑道：“从明天起，你代摄国政。你去吧，我累了！”

子楚向秦王及王后告辞退出。

秦孝文王于元年十月除丧，正式即位，于第二年三月就去世了，在位一年。他儿子庄王即位，当时32岁。第二年改为庄王元年，尊华阳王后为太后，生母为夏太后，楚玉夫人为王后，立嬴政为太子。对先王功臣大加厚赏，并施行仁政，布惠于民。

庄王在赵为质子时，就抱定谋求天下和平的决心，但等即位后，才明白形势逼人，秦国已成为天下之公敌。东周君与诸侯秘密协商，准备联合攻秦。庄王派相国吕不韦率兵诛之，将东周领土尽收入秦国的版图，只留下阳人一地，赐即位周君作祭祀的封邑。周朝因此宣告灭亡。

秦庄王初次尝到胜利的滋味后，就忘记了自己曾立下的让天下和平的志向，也不顾先王与民休养的遗

训，当年就接着攻击韩国。

韩国战败，献出成皋，巩城之地。

秦庄王二年再派蒙骜攻赵，平定太原。

三年，蒙骜攻魏国、赵国，连占三十七城。王齕的军队攻下上党，合置为太原郡。

但三个月后，魏将信陵君无忌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兵击秦，秦军遭到致命的打击，节节败退，所征服的土地尽失。

秦庄王这时才想起自己曾立志要实现天下和平，以及父王与民休养的遗训。

秦国自秦孝公以来，一直到秦昭襄王和他父亲孝文王，政略是驰骋纵横，无往不到，秦军作战，更是战无不胜，如汤泼雪。到了秦庄王手里，秦军不败的神话被信陵君打破了，而且是败得如此之惨，要不是蒙骜见机果断行事，不等诏命就自动撤退到河外，也许秦军会全军覆没。

到处可见的残兵败将，缺手断臂的伤兵、夜哭的寡妇，使秦王焦急、后悔、愧疚、自责，深感对不起列祖列宗。心火上焚，再加上体质原本就不好，他很快就病倒了，没有多久就变得奄奄一息。

秦庄王躺在病床上，那张他父亲临终躺的床上，他自知死神就要降临在他头上，但他的确太不甘心了。祖父活了75岁，父亲在位时间虽短，只有一年，却

也活了54岁，只有他，才35岁，年富力强，正值风华时代，很多事情还等着他去做，尤其是秦军新败，尚未雪耻复仇，就此走了，他实在是死不瞑目。三年前同一间室内，他在此接受遗命，现在他要趁还清醒的时候将遗命交代他的儿子。

华太后仍在，她和夏太后坐在屋中央，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嬴政和成蟜双双跪在床前，哽咽着不敢哭出声。

楚玉王后坐在床边服侍着他。

吕不韦在远处正襟危坐，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蒙骜、王齕跪在嬴政和成蟜的后面。

秦庄王强振精神，要王后扶他坐起，他深情地抚摸着嬴政的头说：“在这屋子里的人，都是朕留给你的宝贵遗产，也都是你的师傅之辈，你要好好听他们的话。在举行冠礼以前，跟老师的学习不能间断，宫内的事多听你母后的话，不要自作主张，国事让吕相国多为你操心。军事方面，王齕、蒙骜都是不凡的将材，并且一心为国，值得交托。”说到这里，他吸了一口气又转向蒙骜说：“蒙将军，上次战败，罪不在你，而是朕错估了国力。今后你要尽心辅佐新主，他年事太轻，军国大事还望你和吕相国多负责任。”

“臣遵命！”蒙骜含泪叩首回应。

“都请起来坐！”秦庄王无力地说。

他转脸看看成蟜，心里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却说不出出口，摸着他的头迟疑了很久，最后才艰难地说：“成蟜封长安君，交夏太后抚养。仍旧跟着老师完成学业。至于军功方面，以后有机会再让他补罢！”

“蒙将军，按秦律，虽宗室公子，无军功也不得封，朕这是权宜之计，有机会可让长安君补立军功，请你记住了。”

“遵命。”蒙骜回答。

“好吧，你们可以退下了。”秦庄王疲惫地躺了下去。

当众人退出时，秦王忽然又对嬴政说：“先王交代一个虎贲军的小将王翦可用，你要记住此人。还有，赵高的先父赵升对朕恩德深重，你要他进宫长留在你身边。”这句好意的话却毁了赵高一生，这表示他要被阉割，在宫中任职。

第三章 傀儡秦王

几天后，秦王死了，谥号为庄襄王。

嫡长子嬴政立位，楚玉为太后，封王弟成蟜为长安君，暂不赴封地，在夏太后宫中抚养。

拜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

嬴政即位时，才只有13岁，一切政事全委托朝中重臣处理。

吕不韦如今宿志得偿，大权在握，所以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计划，逐步推动统一天下的行动，他的希望是建立他自己的商业帝国和为秦统一天下双管齐下。

在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11 廉价收购秦军新占领的土地。

他一向认为掌握土地，不仅仅是掌握了财富，而且还控制了大家的衣食住行。

21 利用权势和资本，大量控制巴蜀的矿产。利用这些铜铁制成兵器，不但壮大了秦国军队，也间接控制了秦国的兵器工业。

31 原来的珠宝、木材、食盐等生意不但不停歇，而且随着秦国的扩张日益扩大。

为秦统一天下方面采取的措施更切实有效：

11 广招门客，加以笼络，然后再重金送这些人回到自己国内为秦游说，宣扬秦国的政治英明，武力强大，各国要是抵抗，无异是以卵击石，造成秦军未到军威已到的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21 加强原有的间谍网，用重金收买各国的权贵显要，不顺从的，则以暗杀、陷害等手法除去。

31 改善军队的赏罚制度，建立阵亡伤残的抚恤制度，使将士们无后顾之忧，人人争先杀战，个个想立战功。

41 改善国内的税赋制度。除了王田以外，任何用地都得缴税。

51 在国内及秦军占领区广设关卡，来往货物按值抽税，税收因此大增。

61 从各国引进技艺工匠，教导人民学习各种手工制品，外销各国，增加收入。

71 礼贤下士，著书立说。广招天下名人异士，重金聘请饱学善辩之士，让秦国的贤名不仅遍洒天下，而且流芳百世。

吕不韦以他非凡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使秦国日益富强，朝中的大臣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逐渐地有不少人成了他的心腹。此时的吕不韦掌握了秦国的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力，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秦王政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帝王的象征而已。

每天晚上，吕不韦将各部大臣的奏章批好，让秦王政盖玺即可，有时他也会大致解说一下批复的理由。

第二天早朝时，发还奏章，准不准的理由，简单的由秦王政说几句，复杂的则由他指定吕不韦来说明一下。

召开御前会议，通常是秦王政坐在主位，会议的进行全由吕不韦主持，获得结论时，吕不韦点头，他就说可以，吕不韦摇头，他就说再议。

秦王政对这种傀儡的滋味非常厌恶，但又无可奈何，吕不韦也看得出他的感受，表面上鼓励他多用心学习，以便早日亲政。

但是，吕不韦由一名商人变成强秦的宰相，梦寐以求的权力终于到了自己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他经商几十年以来从未尝试过的人间最美妙的惬意。就像饥渴已久的狐狸，好容易衔到了一块肥肉，想让它吐出来，拱手送给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吕不韦在赵国时的宠姬，现在已经是强秦的太后了，秦庄王临终时交待秦王政要多听母后的话，楚玉太后自然在军政大事上有至高的权力，秦王政年幼，未行冠礼——戴冠佩剑的成人礼。吕不韦与太后互相勾结，完全控制了朝中的军政大权：一切朝政由吕不韦丞相主持处理，而军令符掌握在太后手上，没有太后准许，拿不到军令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兵遣将。

吕不韦的战略构想是：秦国一向采取扩张政策，已被诸侯各国视为公敌。若不加紧攻伐，各个击破，等到他们国力恢复，联合一致对秦，秦国绝对难以抵挡。应该趁各国全部疲惫，对秦军恐惧之时，一鼓作气，向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迈进。因此，除了加强情报战、宣传战，收买各国权贵大臣，实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战，统战以外，在解决兵源、军费和后勤补给方面，他也采取了几项新的重要措施。

第一是他的难民俘虏政策：尽量将老弱伤残赶向敌国，造成它的经济负担和社会混乱，而将精壮编入秦军部队，在秦国士兵的监督下作攻坚等伤亡较大的作战。顽固分子藉作战消灭，用敌人杀一个敌人，等于秦军杀两个。真正归顺的人，照秦人待遇，论功行赏。这等于是以天下之兵取天下，而不再是以秦一国之力敌天下。

第二是他的屯田和粮食政策：将敌国伤残老弱尽量赶向敌国，节省粮食消费；秦军轻度伤残老弱，不堪再作战者则分田令其耕种，依收成缴赋；敌国原有贵族，地主及思想顽固分子、不能纳入秦军作战部队者，组织农耕队，在地方官员的鞭策下耕种，收成除自给外，余粮由公家收买，有功者按功行赏，与战功同，懈怠者受罚，与作战不力者同。

第三是他的地方组织政策。秦军每占领一处城市

或地区，首先打散地方原来的行政组织，而彻底以秦的行政制度取代，原有统治阶层全部收作俘虏。将官吏职位分开，行政和官员由占领军临时派人兼任，情势稳定后即上奏中央派员接替。吏则由原来地方人士担任，尽量保持职位不变。吏作事，官掌权，职权划分得非常清楚。占领区小则设县，占有数县后则设郡。县设县令或县长，及掌管军事、缉盗等的县尉，郡则置郡守、郡尉监督政务，直接向中央报告地方情况的即监。

这样一来，占领区逐渐秦化，完全与祖国脱离，成为秦民。

吕不韦称之为：“逐步彻底消化”政策。

在这三种策略联合实施之下，以往占领区造反此伏彼起的情形逐渐减少，秦军少了后顾之忧，专心一意征伐，全力扩张疆土。

秦王政元年，晋阳反叛，将军蒙骜率兵平定了叛乱。

二年，秦军攻打卷邑，杀死了敌军3万人。

三年，蒙骜率兵攻打韩国，夺取了13个城邑。王齕死了。这一年粮食大歉收。

四年，将军蒙骜攻克了魏国的□邑，但中了敌军的诡计，只好撤回了军队。秦国的人质从赵国返回，赵国太子离开秦国。十月，蝗虫从东方飞来，遮蔽了

天空。天下瘟疫流行。

五年，攻打魏国，共夺取了20个城邑，开始设置东郡。

六年，韩、魏、赵、卫、楚国一起进攻秦国，夺取了寿陵。秦国出兵，五国的军队撤回去。秦国攻克卫国，进逼东郡，卫君每率领他的支属迁居野王，凭借山险保卫魏国境内的河内地区。

七年，在攻打龙邑、孤邑、庆都，又回军攻打汲邑时蒙骜将军死了。同年，夏太后也死了。

八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率军攻打赵国，中计，被敌围困在屯留。

成蟜和嬴和将军不断派出使者到咸阳求救，吕不韦却软禁报急的军使，扣留信鸽带去的告急文书，迟迟不发救兵，只要他们固守。在秦王政面前说他们一切顺利，半年以来，没有什么大战，朝中大臣和秦王政全部被蒙在鼓里。

成蟜他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先是宰杀载重的骡马，最后不得不分食心爱的战马。最近军中已传出，百姓偷挖刚掩埋的士兵的尸体煮来吃，没有燃料，就用拆房屋的木料。军队也有斩杀重伤同胞，分而食之的惨剧发生。

在这半年中，敌人虚张声势的攻过几次城，除增加了城内守军的伤亡，破坏了秦军的士气外，并没有

攻下这个城的意图。看来，敌人是想把他们饿得投降为止。

某夜，成蟜巡视了几处地方，所见到的民众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很多瘦骨突出，似乎随时都会穿破那薄薄的毫无血色的皮肤。

每到一处防地哨所，所看到的士卒全都饿得奄奄一息，他们靠着一点严格分配的口粮维持生命，现在这点儿口粮也发不出来了。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受伤的士卒，他们没有医药治伤，创口发炎溃烂，有的还爬满蛆虫。他们不但要忍受疼痛，还得提防有人会杀了他们充饥。也有的自认活不了的伤者，也会自动伤感地向同伴说：

“我是活不成了，拖下去只有延长痛苦，你们干脆将我杀了吃吧，至少你们可以多活几天，说不定可以等到援军到来。”

看到这些情景，成蟜心里很难过，恨不得将自己杀了，以慰亡灵。

下午赢和来报，赵国使者求见。

他告诉赢和：“我不想见他，把他杀掉！”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赢和连忙阻止他：“何况殿下也可以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不，秦国从来没有降将！”他坚决地说。

成蟜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也知道再等下去只有全

军饿死这条路。但他答应过秦王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背叛他，尽管吕不韦在中间捣鬼。前不久，他派出私人使者直接去见秦王，如今还没有回报，他只有等下去，他对王兄有信心，尽管他未亲政，掌握不了实权，但他到底是一国之君，他总会想办法来救他和这几万士兵的，所以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正在这时，忽然一处城墙边火光明亮，杀声大起。

“敌人攻城了？”他转脸问身后一名从骑。

“让卑职去看看。”从骑纵马过去。

不一会，从骑气喘吁吁地回马来报：

“有两群自己兵卒正在打斗！”

“为什么？”

“抢夺一具尸体！”

他没有再问为什么，只是大声向从骑喊着：

“跟我来！”

只见两股兵卒大约各有二十多人，可能是打红了眼睛，根本没注意成蟜这一行人，继续喊打喊杀，有人愤怒地骂着：

“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畜牲，连我们伤重致死的尸体都要偷？真是丧尽天良！”

“你们不要假惺惺装好人，留着还不是自己想吃！”一名兵卒边打边骂。

“肥水不留外人田，我们就是自己吃，也轮不到

你们 ！”

成蟜听到这简直都要气疯了 ：“ 全部拿下 ！”

从骑纷纷下马抓人，但这些人对防区的地形比他们要熟得多，纷纷逃到暗处，一下子就跑光了，只留下一具瘦弱见骨的尸体，四肢张开，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成蟜只觉得一阵眼热，他向身后的传骑下令说：

“ 请嬴将军来议事 ！”

一阵夜风吹来，成蟜只觉得脸上发凉，伸手一摸，才发现自己竟然满脸是泪！

成蟜刚命嬴将军来议事，一回到自己屋内，就看嬴和带着几位高级将领正在等着见他。

他们见到成蟜，急忙站起行了军礼。

成蟜入座后摆手说 ：“ 各位将军请坐，我刚才命传骑请嬴将军，想不到各位已先来了 。”

说完话，他才发现室内气氛不对，每个人脸色严肃，沉默不语。成蟜想打破这种沉寂，他对嬴和说：“ 嬴将军带领各位都尉深夜来府，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吗 ？”

嬴和看了看室内的人，清了清喉咙，似乎是鼓足了勇气说 ：“ 我军的危困，公子大概很清楚…… ”

成蟜点点头，他满怀哀伤地说 ：“ 不但清楚，而且刚才亲眼见到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 他将刚才见

到争食尸体的事情说了，然后严肃地转向赵成说：“赵将军，那是你的防区，请你查一查。”

赵成却面无表情地说：“这种事全城每晚都会发生数起，已经是查不胜查，防不胜防了。开始时，末将还杀了几个人以示惩戒，结果如何？午时杀的，半夜尸体就被挖走，全部吃进了肚子……”说到这里，这位平日以不动声色著称的铁面将军，竟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各位将军，我日前已派私人使者去见王兄，相信他会派援军来，各位请鼓励属下支持下去。”成蟜也语带忧伤地说。

“支持，我们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室内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嬴和见成蟜皱了皱眉头，就说：“各位将军稍安勿躁。”然后向成蟜拱拱手说：“事到如今，末将不得不道出肺腑之言，公子要是见罪，处以车裂之刑也在所不辞了。”

“嬴将军请讲。”成蟜话未说完，众将领又一起大声说：“公子既然要你讲，你就直言吧！”

成蟜对眼前这种情形暗暗心惊，看样子他们是商量好以后才来的。

“公子，奸相吕不韦擅权误国，”嬴和悲愤地说：“有意延误和中断我军的补给，又不准我们进攻，

也不让我们撤退，现在被围，又不派兵援救，明明是要借敌人之手，消灭我们这支忠心保卫王室的军队。”

“不错，奸相就是这个意图。”众人附和。

“公子，今天赵国派使者来议和……”赢和正要继续说下去，成蟜却打断他的话：“他们想让我们投降？”

“不是投降，是议和。”

“什么条件？”成蟜有点儿心动。

“赵王说，只要公子答应两国修好，他愿意联合各国支持公子登位，除掉擅权欺上的吕不韦。”

“那我王兄呢？”成蟜偏着头喃喃地问，大孩子气又露了出来，他毕竟不到20岁。

“当然是听公子发落了。”赢和微笑着说。

“那不是谋反吗？”成蟜沉思地问。

“差不多。”

“不，谋反不行！各位要记住，各位的家属都还留在秦国。”成蟜语带威胁地说。

想不到他这句话激怒了室内每个人，他们都跪下来，纷纷抢着发言。

“比起数万大军的生命，末将的家属不算什么！”赵成首先发言。

“不错，眼前本人的生命都保不住，哪还顾得了家属！”

“这种人吃人的情形再继续下去,不用敌人进攻,很快就会溃散 !”

“将士已无任何粮草了,再下去只有人吃人了!”

“眼下末将就不敢保证军队不会开启城门迎敌或者投敌,实在是无力控制,请让末将以死谢罪 !”赵成说着拔剑就要自刎。

嬴和眼疾手快,一把夺下他的剑 ,厉声地说 :
“赵成,不得胡来 !”

室内众人纷纷拔剑,口中嚷着 :

“请让末将以死谢罪 !”

成蟜连忙喝住,等众人都插剑入鞘后才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各位将军,到底要我怎么做 ?”

“公子,事到如今,只有与赵议和,让赵国运来粮食再说。”

“先运粮,再议和,这是我最起码的条件。”成蟜为了维持主帅的面子,只有这样说一句了。

“公子什么时候接见赵国使者?”嬴和舒了一口气问。

“不了,请将军全权代表我,你就说我病重,不能见客。”成蟜声音发虚,手脚无力,他怀疑自己是真的病了。

第四章 当机立断

秦王政坐在议事大殿上，大臣们纷纷接连奏事，他根本一句也未听进去，脑子里只盘算着一件事，如何将昨晚考虑了一夜的事，快刀斩乱麻地予以解决。

昨天，他秘密地接见了从赵国前方回来的成蟜的私人使者，才知道上党的战事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往他每问吕不韦，他只说，占据了屯留的秦军，正在整顿，从事地方政府的编组，正面没有发生重大战争。

整整被包围了半年，粮草耗尽，没有援军，敌人不攻城，当然没有战事！吕不韦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但整个加起来却是个遮天的大谎言，不但他被蒙在鼓里，所有朝内群臣和全国民众都不知道实情，还认为成蟜真的将上党治理得有声有色。

在听完军使声泪俱下的报告后，他立刻打发军使秘密回程，告诉他，要设法转告长安君，援军很快就会到，以稳军心，能再艰苦地撑一段时间。另外，他让信鸽带去一块竹简，亲自用朱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援军即到

嬴政

但放了信鸽，打发走使者，他内心又彷徨起来，

调动大军的军令符在母后手上，他又尚未亲政，如何调动兵马？他思考了一夜，终于决定今天早晨当着群臣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救援成蟜最为紧急。

好不容易等到群臣奏事完毕，司仪侍中想喊“有事稟奏，无事退朝”之际，秦王政轻喝一声：

“且慢！”

就在群臣惊愕，诧异秦王今天突然管事的时候，秦王政转向吕不韦问：

“上党方面情势如何？”

吕不韦先是一惊，随即很快沉着地后奏：

“屯留被围，老臣正在计划救援。”

看到他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秦王政暗暗心惊，看样子他已知道他昨晚秘密接见军使的事，也就是说，他身边也有吕不韦的耳目，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监视。

他一眼看过去，殿上的文武大臣，吕不韦的心腹虽然各据要津，但职位远低于这些宗室大臣，人数有三分之一，便提高了嗓门向吕不韦说：

“既然早知道屯留被围，为什么不早发兵相救？”

“屯留什么时候被围，我们怎么不知道？”

众大臣纷纷小声议论起来。

吕不韦看情形不对，硬着头皮说：

“老臣也是最近才接到报告，正要和太后商量，取得军令符以便发兵。”

“不必了，救兵如救火，要争取任何一点时间，寡人现在宣布，太后居住在雍地，令符取送都不方便，即予作废……”

“按体制……”吕不韦的头号心腹廷尉吕执出列奏事。

“吕廷尉暂时住口！”秦王政威严地说。这尖锐而粗糙的声音像钝锯锯割着众人的耳朵，使众人胆战心惊，头皮发麻。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军令符不过是国君权威的代表，国君可以制发，当然也可以收废！”秦王政又微笑着说。

这番话说得吕不韦的心腹个个垂头丧气，而众多宗室和旧臣则眉飞色舞，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国尉！”秦王政又喊。

“老臣在！”高大的桓齮出列领旨。

“限你在两天之内制成新军令符，交寡人亲自出征！”

无论是吕不韦的人或是宗室重臣，全部像遭到雷击一样，面面相觑，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老臣启奏，按照秦律”，吕不韦还想作最后的挣扎：“除非国家危亡，国君不得作亲征之举，如

今……”

“相国不必多说了，”秦王政笑着说：“成蟜是寡人唯一的兄弟，交托给别人，寡人不放心。”

他话中有话，吕不韦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何况众多宗室和旧臣，也都瞪着眼睛看他。

“长吏蒙武。”秦王政又传。

“臣在！”英挺俊秀的蒙武出列。

“令尊为先王托孤大臣之一，长期在外为国征伐，因而积疾谢世，卿虽年轻，但颇有令尊厚重之风，今寡人任你为仆射，共同与相国辅助寡人，今后凡有政令施行，要你和相国共同签署，方为有效。”

“谢大王”，蒙武不动声色回列。

宗室及旧臣们忍不住欢呼出声，秦王这项宣布是明白表示，吕不韦的权力被分去了一半。

吕不韦气得满脸发青，额上那根青筋激烈跳动，就像会随时裂开一样，但在大庭广众、反对势力强的情况下，他又不敢发作。

“好，寡人宣布最后一件事，”秦王政又突如其来地说：“从现在起，寡人正式亲政，至于行冠礼的事，等寡人回师之后再议，无事就退朝吧！”

散朝后，文武大臣仍聚在一起，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对秦王政的独断明快，全都惊服，连吕不韦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又不能不佩服秦王政，年纪轻轻，

从未正式参与过政事，今天只用几句话，就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不露痕迹的政变。

秦王政率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上党，一路上只遇到赵、魏象征性的抵抗，但在行军布阵上，却显示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天赋，连属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出发前，群臣建议桓齮为裨将，意思要桓齮指挥作战，秦王只是挂名而已。谁知秦王不用裨将，凡事亲自策划指挥，却也头头是道，仿佛久历戎行一样。

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他在出发前的几天，对国内事务也作了极为妥善的安排。吕相国和蒙仆射共同掌管政事，桓齮负责运送粮草，准备增援部队等后勤补给工作，派长吏李斯专门负责对敌情报的搜集，策反敌国大臣、将军，并维护国家机密，随时查缉通敌谋反军民，并对大臣及地方官吏进行秘密考核。

秦王政这一项行动，奠定了军政分离，以及情报系统直属国君的基础，也达到了大权全部掌握在国君一人之手的目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从政的天才。

正在他连战皆捷，急着赶去救成蟜的时候，突然得到成蟜已反的消息，乍听之下，他真的不敢相信。

他骑在马上，一会儿仰首对天喃喃自语：“成蟜，成蟜，我的好兄弟，别人谋反，我不会难过，为什么偏偏是你？！你难道忘了我们小时候的誓言？”一会

儿又低头叹息，不断自语：“成蟜，成蟜，我不相信，不相信！你绝对不会背叛我，不会的！这是假的，这肯定是敌人的离间之计！”

属下的将领见他这副神经错乱的模样，深怕他胡乱指挥，贻误军机，在他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时，捏着一把冷汗。到后来才知道，他在平时和战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在指挥军队作战时冷静沉着，谈笑之间，什么任务都分配得妥妥当当。

没过几天，就从李斯处得到正确情报，得知成蟜是被迫造反，而且如今已成了傀儡，实权完全掌握在嬴和手里，他内心终于得到了安慰，他在心里说：“成蟜，成蟜，我知道你不会负我！嬴和等人，他们会付出他们胁上谋反的代价！”

秦国大军杀到屯留城下时，已见不到一个赵军。

就战略上而言，这次赵国是成功的，它造成秦军即将自相残杀的局面，尤其是秦王兄弟手足将要相残的悲惨局面之后，自己的军队却逃之夭夭，或者是坐哪个山上观虎斗去了。

秦王政将所有的攻城准备安排得万无一失，也就是说，城内成蟜的谋反军队不是降即是亡了。

秦王政命人向城楼上喊话，要成蟜和嬴和出来见大王。

没过一会儿，成蟜就出现在城楼上，隐隐约约能

看见他那张年轻俊秀的脸，虽然全副武装，但显得萎靡不振，身边跟着赢和和其他几位将领。

“成蟜，你为什么负我，为什么要违背诺言？”秦王政在城外高喊着。

成蟜沉默，但脸上的表情很是悲凄。

“赢和，寡人信任你，才将弱弟交托给你，你不辅助他，反而胁迫他谋反，你该当何罪？”秦王政愤怒地吼道。

“都是奸相吕不韦造成今天的局面，不除吕不韦，我们是不会甘心的！”赢和大声喊着。

“那是以后的事，目前你们要做的是赶快投降，免得兄弟相残，让赵魏渔翁得利！”秦王政想动之以情。

“赢和，你怎么这么天真？秦赵之间订过多少盟约，有哪条实行过？赶快投降，自行请罪，还可罪不及家族！”秦王政严厉地大喝。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10万军队能攻下此城，算你有本事，放箭！”赢和恼羞成怒。

“且慢！”成蟜这时才开口制止放箭，一边迅速拔出剑，一边对秦王政喊道：“王兄，成蟜无颜再见你！”他反手往颈上抹去。

赢和眼疾手快，拍打剑柄，剑往下滑，插进了成蟜的胸部，一时血流如注，赢和正想劝解，只见成蟜

一个翻身，竟从城楼上跳下去了。

“快接！”秦王政纵马过去，四名卫士紧紧相随，成蟜落下时，正好落在秦王政坐骑的后臀，继而摔在地上，昏死过去。

秦王政命人速将成蟜送回帐篷救治，一面下令攻城，霎时间，鼓声雷动，号角齐鸣，杀声震天，激烈的攻城战开始了。

成蟜一走，叛军失去了号召中心，有人打开城门，纷纷弃械投降。

嬴和等将领见大势已去，也都拔剑自刎，不到两个时辰，战斗即告结束。

成蟜被抬回帐篷后，由于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很快就死了。临死时他恳求秦王政从轻处治反叛将士，千万不要夷族灭门。秦王政虽然内心不愿意这样做，但也含泪答应了。

次日，秦王政要全军为成蟜服丧，这表示他认为成蟜没有罪，成蟜仍然是派遣军元帅。

同时，他宣布，只追究带头反叛将领，其余不究，并且罪不及家人。

叛军全军士卒闻赦，高呼万岁。

秦王政恨透了屯留，这个地方使他痛失爱弟，所以他下令毁城，将屯留人口全部迁往临洮。

秦王政处事的明快果断，很快传遍天下，诸侯各

国更为忧惧。

秦王政平定反叛，班师回朝，受到全秦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朝中大臣对他更是衷心敬服，不再视他为一个凡事不管的懦弱君主。

回到咸阳，命太史选定吉日，为他举行了冠礼，他正式戴冠佩剑变为成人，也就是真正亲政的开始。

嬴政亲政后，在相国以外又设丞相。左丞右相，名义上是辅助，实际上是互相牵制监视，逐渐分割吕不韦的权力。

在宗室大臣和旧臣的拥护下，嬴政逐渐取得实权，并向吕不韦在秦的商业势力开刀。他重申“轻商重农”政策，将山川林矿之利收归国有，不准商人及富家兼并土地，严格执行授田政策。

他的步步进逼，造成吕不韦集团的恐慌，纷纷要求他采取行动，不然他们的利益将会完全失去，吕不韦也觉得不能坐以待毙，急忙找太后商量对策。

吕不韦狡猾奸诈，在秦王亲政前就料到可能会有今天，早作好了绳索套在太后的脖子上，出现万一时让太后跳出来挡箭。秦王政也奈何不了她。秦襄王35岁时就病逝了，当时太后不到30岁，吕不韦深知她耐不住寂寞，就推荐了一名美男子冒充宦者进宫侍候太后，她会很会讨太后欢心，很快得到太后宠爱，但他不满作为宦者在宫中与太后偷偷欢愉，恃宠要官，

当时太后与吕不韦把持朝中大权，封嫪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阳地区，让他居住。宫室、车马、衣服、花园、游猎对他一律不加限制。太后与他的来往朝中几乎人尽皆知。

吕不韦决定先发制人，要求太后发动兵变，逼秦王下野。

“事关重大，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太后犹豫道。

“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秦王已知道嫪是冒充阉者进宫的，要是揭穿，不但嫪会被五马分尸，太后有何面目见天下人？秦王能容忍这么没廉耻的母亲吗？”

吕不韦观察着太后的表情，又道：“我失去的只是在秦国的财物，而太后和嫪失去的将是什么呢？我这是为太后的安危担心哪！”

吕不韦见太后的目光由忧虑变恐惧，又由恐惧变得凶狠，就知道自己已达到目的了，就告辞说：“就当不韦没提起此事，太后多小心，秦王自亲政以来，愈来愈专制和冷酷了，你手上的军令符暂时只可以调动县卒和警卫，而且很快就作废了。”

嫪也得知秦王发现了他是个假宦者，按照法律，这是要灭三族的。只有太后能救他了，当他去求太后时，太后并没有过多的阻止，只要求不杀她儿子，嫪得到军令符后欣喜若狂，别说一个条件，就十个、八个他都照单全收，反正事后太后的话等于没说。

嫪毐调动了县卒、警卫部队、国家骑兵及私人小军队向秦王蕲年宫进攻，发动叛乱。秦王知道了这个消息，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调遣士卒，进攻嫪毐。两军在咸阳交战，死伤数百人，嫪毐等人战败逃跑了。作战有功的人都得到了爵位，宦官参加战争的，也得到一级爵位。秦王通令全国：有活捉嫪毐的，赏钱一百万；杀死嫪毐的，赏钱五十万。最后全部抓获了嫪毐等人。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都被斩首悬挂。又把他们五马分尸，巡行示众，夷灭了他们的宗族。嫪毐的舍人，罪轻的服刑三年。削除爵位迁徙蜀地的有四千多家，居住在房陵。这个月天寒地冻，有许多人在迁徙途中被冻死。太后被囚禁在雍地，不准她及随从自由出入。天下人开始认为秦王政凶狠残暴，不仁不义。时是秦王政九年。

第五章 破纵连横

秦王政十年，相国吕不韦由于嫪毐的牵连获罪，被免去了相国职务。秦王政念其对秦国功大，仍封为文信侯，食十万户供奉，在河南封地。

秦王政解决掉吕不韦这个心腹之患，开始时感到轻松多了，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吕不韦在秦国和国外的潜在势力仍十分强大。

在他诏命公布后的一个月里，咸阳城从早到晚，茶楼饭馆，街巷市井，上自君侯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口中谈论的都是吕不韦，设宴送行、歌功颂德更是无日不有。

吕不韦一到河南，河南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化中心。各国使节到咸阳之前，都会先到吕不韦那里停留议事，到咸阳见秦王政时，提出的往往是在吕不韦那里得到的结论。

有些在咸阳的大臣遇到重大或疑难问题，也会和吕不韦书信商议，甚至是远到河南请教。

想到吕不韦的有形无形势力，以及他控制着秦国经济的命脉，逐渐将秦国的国力变成他的私人势力，秦王政就犹如芒刺在背，夜夜都不能安枕。他决心再采取行动。

吕不韦何等人士！秦王政尚未行动，他已经通过心腹知道了秦王政不会放过他，以举荐嫪毐入宫之事，重新深究。他深知秦法严酷，与其坐以待毙，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没收其财产，不如先行自裁，也许不牵连别人。所以在秦王政采取行动之前就饮毒自杀了。

吕不韦死后，门客偷偷埋葬了他的尸体。他的舍人，来哭吊的，如果是晋人就驱逐出境；如果是秦人，俸禄在600石以上的削除爵位，迁离旧居，500石以下没有来哭吊的，也迁离旧居，不削除爵位。

彻底清除了吕不韦的爪牙之后，秦王政致力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宏伟事业。他此刻最需要的是良将贤才。所以他重才任人，惟才是用。

韩国派水工郑国入秦，以兴修水利为名，行疲秦之计，以水利工程拖住秦的人力、物力，使其无暇顾及军事行动，此计划被秦王政发觉了，加上嫪毐事件曾引起宗室大臣对旅秦客卿的不满，他们对秦王政说：各国来秦的人，都是各为其主，要全部驱逐。因此秦王政曾下“逐客”令。但当他听了被逐之列的李斯的一席话，特别是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改变了主张，撤销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对于韩国的郑国，不但没有逐出，反而让他继续主持修建水利工程。

齐国人茅焦入秦后，敢于冒死直谏，指责秦王政因嫪毐事件而软禁太后是不对的，秦王政也接纳了，并迎接太后回甘泉宫。

在秦王政撤销逐客令的同时，魏国大梁人缭来秦。他向秦王政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秦国以实力分别消灭东方各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各诸侯国合纵抗秦，会给秦的统一造成很大的困难。

缭见秦王政同意其观点，就说出他的破坏合纵之策：

一、用重金贿赂各国权臣，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从而乱其政。

二、对各国名臣重将不受贿而坚持为敌者，则设法杀害。

三、派良将率大军压境，消灭各国。

秦王政对此计大加赏识，不久就召开会议，宣布了两项重要任命：

任缭为国尉，统领兵权。

任李斯为廷尉，除掌理刑狱之外，并负责对外情报间谍组织。

然后，会议讨论平定天下的战略目标及出兵的先后顺序。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秦王政采用了李斯攻赵灭韩的建议，理由是赵国目前为中原核心，攻取赵国，东可取齐，北可取燕，而楚因有大河及长江的阻

隔，想救援也不容易，秦军的侧背都等于有了依托。

会议结束时，秦王政对群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无论是军费、兵员及后勤工作，全要在半年内完成，预定在秋季发动对赵攻势，再顺道灭韩。

会后大臣们议论纷纷：秦亡政不但雄心勃勃，有统一天下之志，而且要将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后，无论三公九卿只是他的仆从，奉命行事而已。

大将桓齮率20万大军在接近赵国的地区部署，等待秦王的攻击命令。

议事殿中，秦王政首先宣布作战方针——

- 一、全力攻赵，争取中原轴心。
- 二、顺道灭韩，去除侧背威胁。
- 三、威胁魏国合作，用为征赵后方。
- 四、暂与燕楚修好，但加强对楚防备。
- 五、中立齐国，避免其援助赵国。

接着，廷尉李斯报告了各国的重大动态，分析各国关系时说：“去年秦国曾发兵助魏攻楚，所以除了设法与楚修好外，在秦攻击赵时，可邀魏共同阻楚攻秦。燕赵之间屡有战争，而燕王一向对秦友善，必要时请燕出兵，共同击赵。齐王最近有与赵国联盟的迹象，要设法阻止。”

秦王政立即让大家讨论中立齐国的计策。

丞相王绾说：“齐国目前政策不定，在抗秦与侍

秦中间彷徨。假若强硬威胁，等于逼他走上与赵联合的道路，齐国多年没有战争，国力积蓄雄厚，要是与赵共同击秦，胜败难定。”

国尉繚说：“假若我们向齐国示弱，答应给予优厚的中立条件，齐国就会自恃强大，开出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谈判不拢，反脸成仇，反而驱使它与赵联合。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强硬态度，齐国升平日久，朝野上下都恐惧战争，这可先声夺人，吓得它自动提出中立的要求。”

李斯提出折中意见：“只是单独威胁利诱都有偏颇之处，最好是双管齐下，先派人示好，再以战争威胁，但两者都不宜过于明显，否则会引起齐国以能左右战局自重，也易引起赵国方面的注意。如何执行，则要请各位讨论，陛下圣裁。”

秦王政这才点头微笑，指着坐在一旁的蒙武说：“蒙卿，寡人注意到你未发一言，想必是成竹在胸了。”

蒙武躬身答道：“依臣所见，对齐无论是威胁或利诱，全都应在暗中进行，而且是择定对齐王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施行，目标不必多，择其一二即可。”

秦王政击案大笑，他对李斯等人说：“这才是箭不虚发，蒙武的意见与寡人暗合！”

会后，秦王政命蒙武前往齐国，游说齐丞相后胜，要他见机行事，威胁利诱甚至是暗杀，务必要其就范。

他另指示李斯，提供一切后胜个人的有关资料给蒙武，而且给予他在齐国的必要帮助。

蒙武以秦国富商的身份来到齐国，通过间谍引见，认识了齐相后胜，后胜胆小贪婪，利诱和威胁使他很快就范，加上齐国太平日久，大多数人厌战，齐王又昏庸无能，相信秦国与之和平相处的决心，很快与秦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承诺齐绝不与其他国家联合抗秦，绝不提供给其他国家攻击秦国的人力、物力。

中立了齐国，就等于解除了攻赵击楚的最大威胁。

十三年，秦军20万大军攻打赵国平阳，大获全胜，杀敌10万，伤敌不计其数，秦军士气大振，准备再接再厉，直取邯郸。赵国将领李牧以8万精兵大破秦军，使秦军元气大伤，秦王政并没有气馁，命军队作短暂的休整，同时使用离间计使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调回朝中。秦王政亲自到前线慰劳军队，重振士气，策划战略，桓齮率军再攻赵，一举歼敌10万，占领了五座城市。

与此同时，秦王政听说韩国有一人才韩非，就派兵向韩国进攻，韩国无力抵抗，又知道秦军此来的目的，只好让韩非入秦。

韩非到秦国后，向秦王政提出了兼并六国的计策，即首灭韩、赵、魏，以远交近攻破合纵，然后消灭各

国统一天下。他集法家之大成的法、术、势的思想，均为秦王政所接受，并贯彻于施政之中。后来，韩非被李斯、赵高所陷害而入狱自杀，秦王政反诬韩王派韩非来秦阴谋作乱，发兵韩国，韩王请求归附秦国，作为秦国的臣属。就这样，秦王政毫不费力地兼并了韩国。

魏国妄想自保向秦国献纳土地，并应允与秦国合作。秦军把魏国所献的土地设置一个县，作为进攻赵国的一个主要基地，重兵驻守，并再度攻赵。

赵军大败，仅剩数万残军退守太行山区。消息传到邯郸，只会寻欢作乐的赵王，惊吓得差点儿从宝座上掉下来，赵国群臣更是束手无策。就在国家危急关头，李牧毛遂自荐，要求再次领兵作战。

秦国报捷请赏的军使不绝于途，魏、韩迫于形势，不得不派使者前来道贺。

对秦王政自己来说，以前秦军几乎每天都在国外攻城掠地，但那时的战争不是他在主导。这次不同，从构思、计划、监督执行，改正前方将领的错误，一直到后勤补给，兵员补充的督导，他莫不全程参与，而且居于主导地位。他发现战争本身是一种最富于刺激的游戏，他喜欢战争为他带来的刺激和成就感。

他喜欢听取战报，商议对策而致通宵不眠的气氛。他也喜欢听到战事暂时失利，沮丧后而奋发，对问题

苦思后找到答案，终于决定挑战的那股兴奋。当然他最喜欢的是这份胜利的感觉，前方回报的军使，个个喜气洋洋，群臣朝贺，全都是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巡行在道上，百姓高呼万岁，空城空巷夹道欢迎，不只是因为他是秦王——他们的统治者，而是因为他带来了胜利和光荣，他是英雄。

但就在秦王政的胜利沉醉犹有余味时，前线却传来了战败的消息。这次又是李牧以不到5万的兵力，击溃杨端和10万大军，杨端和已退到魏国境内。

赵王大喜，命李牧为大将军，沿太原汾水以北地区布防，抵御秦军。

秦王政有上次大败的经验，这次他表现得非常冷静，他真正体会到“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含义。但是他知道，李牧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只要李牧存在一天，秦想灭赵，不是容易的事，李牧两次以少胜多，打败了秦军，大长赵军士气，会使合纵抗秦很快变成事实，秦统一天下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要尽快除掉李牧，消灭赵国，以免中立国动摇，助秦的国家反戈。而且只要除掉李牧，灭赵犹如囊中取物。

但李牧目前不仅是赵王的御秦长城，也是赵国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甚至有些民众为他建立了生祠，日夜烧香，祝他长命百岁。

这种情况下想用离间计除去他，一时很难办到。经过反复思考，秦王政决定用兵及用反间计双管齐下。

赵国的上大夫御史郭开，善于心计，因陪赵王吃喝玩乐，随时都伴随君王，赵王对他言听计从，实权超过丞相。他在秦国间谍的利诱下，极力诽谤李牧，加上众臣认为李牧功大力谏加封。赵王再次中计，下诏命李牧交出兵权，回朝待封。李牧为了国家安危决定既不谋反，也不交兵权，仍驻守在边境线，等待赵王的醒悟。秦国间谍一计不成，派人到前线把李牧暗杀了。

李牧一死，赵军就失去了斗志，一战就走，未见胜负就大批投降。

秦王政十九年，秦军全部攻占了赵国东阳地区，抓获了赵王。率兵准备进攻燕国，军队驻扎在中山。秦王政来到邯郸，凡是他在赵国时曾与母亲有仇怨的，全部活埋。

赵国公子嘉带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前往代地，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的军队联合起来，驻扎在上谷。

至此，各国都不敢有抗秦的言论，更不敢采取什么行动了，各自都为自己的国家安危担忧，希望与秦示好，能保全自己。

六国联合对抗强秦的合纵局面已不存在了，形成

了连横局面，也就是说，六国从属于秦国，愿侍秦国。

第六章 君临天下

各国俯首称臣，并未满足秦王政的野心。他的目的在于统一天下，创建帝业。

燕国太子丹清楚秦王政的为人，在合纵抗秦被破之际，孤注一掷，派荆轲行刺秦王。太子丹派使者拜见秦王，表示愿意献出燕国的军事地图及秦国匿藏在燕国的逃将樊于期头颅。目的有两个：一是说明燕国真心称臣，二是要求秦国不再攻打燕国。

秦王政同意了，但给期限三个月。

三个月期限到了，武艺高超、胆识过人的荆轲带着樊于期的头颅和藏有浸毒的匕首的军事地图来拜见秦王，准备在秦王察看地图时用匕首刺死他。但由于外国使臣进见时不准携带兵器，而秦王政身佩长剑且武艺高强，荆轲功亏一篑，失败被擒，秦王下令肢解荆轲后，将其尸体巡行示众。

秦王政这次险些儿被刺杀，恼羞成怒，派王翦、辛胜率兵进攻燕国。燕军与自封代王的赵公子合力抗击，在蜀水西边与秦军激战。最后，秦军攻占了燕国蓟城，摘取了燕太子丹的首级，燕王向东边逃跑，聚集辽东兵力，在那里称王。

秦王政二十二年春，秦将王贲率10万大军围攻

魏国的大梁城。大梁的坚固天下闻名，再加上城内粮食一直屯积充裕，尚有10万精兵把守，曾有过围城两年不能攻克的记录。

王贲估计硬攻取胜的把握不大，仔细观察了城外的地形后，决定用水攻。他下令用6万名士兵挖掘大河的堤防，不到几天功夫，河堤挖通，泛滥的河水像万马奔腾，三面涌向大梁，数百里范围内的农村田园变成泽园，无数的生命和财产埋葬在水底。

大梁城内水深逾丈，民众都爬在屋顶上，而且水势还不断上涨，几十万居民无以为炊，这时候贫富不分，没几天全断了粮。

魏王含泪召开了会议，唯一能维持生存的地方，只有王宫了，地势高，楼台亭榭也高，但宫殿之间的连络都要靠舟艇了。

“臣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城内有10万精兵，囤有三年粮食，不发一箭，不折一兵，就这样投降！”有位文官如此喊。

“10万精兵全站在屋顶上了，三年粮食也早喂了鱼虾，再过几天，大人恐怕像今天这样喊也喊不动了！”一位武将取笑他。

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差点儿要打起来，衣服湿了没得换，开完会后无处休息，家人都在屋顶上饿肚子，大家再也不管什么朝仪不朝仪！

最后，还是魏王哽咽着下结论：

“寡人不德，罪及臣民，如今只有出城投降一条路了！”

于是，魏王出降，魏国正式灭亡，秦尽收魏地。

在兼并魏国的同时，秦将李信及蒙恬率20万大军南进伐楚。

李信收平舆、蒙恬攻寝城，大破楚军。

李信又攻郢城、鄂城，一路势如破竹，便有了骄傲之意，他笑着对部下说：“王将军曾言楚军强悍，依我看并不怎么样，这几个月来杀得都不过瘾，蒙将军仿佛也没打过硬仗，等我和他会师城父，直捣楚都，才教楚人知道我李信的厉害。”

“将军不可太过轻敌，”一名部将说：“项燕所统率的楚军主力尚未赶到，否则会有一场恶战。”

“楚军早被我们杀得闻风丧胆，百里之内都没有敌人影踪了。”李信骑在马上哈哈大笑。

10万大军分作三路在崎岖的山路上艰苦地行进，远远已看见城父的城墙。

探骑回报，城父内的楚军早已撤走，城内百姓听说秦军来到，纷纷准备劳军。蒙恬部队的探骑已抵达城父，主力尚在60里以外。

“看吧，事先我就说过，我会比蒙恬先到的！”李信得意地说。

他和众部将下马，检视在山区中的部队。

“将军，部队今晚进城还是在城外扎营？”裨将前来请示：“部分进城，部分在外扎营，警戒较容易些。”

“今晚只派少数前站部队进城，要民众准备迎接事宜。行军多日，军容不整，楚国民众见了有损军誉，今晚在山区扎营，明日整顿好后，以入城式进城。”

“那现在我就传令各部，就地筑壁宿营。”裨将说完就要走。

可李信叫住他说：“目前见不到敌踪，部队行军劳累，而且明天天一亮就要进城，筑壁之事就免了吧。”

按照秦军律，军队休息宿营，哪怕是几个小时，都要伐木筑壁，设置障碍物，以防敌人偷袭。

但是到了半夜，突然锣鼓喧天，号角声、喊杀声漫山遍野，不知杀出了多少楚军。秦军从睡梦中惊醒，展开一场混战，秦军完全失去指挥联络，天亮后所剩的已不到3万人，退据几个山头抵抗。

李信一开始还希望蒙恬来救，最后得到消息，蒙恬军也在30里外山隘路遇伏，但因秦军战斗力强，经过一天一夜的冲杀后，终于冲出包围来救。

楚军采取的战术是白昼包围休息，秦军被困在山顶上缺水，日晒雨淋苦不堪言。到了晚上，楚军又来冲杀一阵，天快亮时又撤走。

这样缠战了三天三夜，山顶秦军只剩下1万多人。蒙恬赶到来救的那个夜里，楚军突然撤走，似乎在那些群峰重叠的山区失踪了。

事后才知道，项燕所率的精兵不过5万人，他们是紧紧跟随在李信大军后面，三天三夜都未宿营，只是略作休息就又前进，最后李信部队快抵达时，他们早到几个小时，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比李信他们熟悉多了。

蒙恬剩下不到7万人，李信率领的10万部队，只余几千人，损失近10万人。

当晚，李信自刎，留下血书：“愧对主上和王翦将军！”

此次失败，使秦王政大惊，随即请王翦将军率兵60万再攻楚，利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暗渡界河，直捣楚都昌平。昌平王战死，楚将项燕刎颈自杀，楚国宣告灭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贲率大军攻燕辽东，生俘燕王，押解咸阳，再回兵攻代，俘虏了代王。

王翦则乘胜追击，迅速出兵平定楚江南各地，并降服越君。

秦王政犒赏全国军民，各县赏赐牛羊美酒，军民共祝空前的胜利。

二十六年，齐王和丞相后胜突然从和平美梦中醒

过来，张目环顾，六国中有五国变成了秦国的郡县，称王的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秦国这时也接连派出使者要他投降，他与群臣商议的结果，决定发兵防守边界，不再接纳秦国使者。

秦王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知道非用武力不可了。

他召来王贲和蒙恬，笑着说：“两位将军的功劳将永留青史，寡人不必再加夸奖。现在齐国不战不降，依寡人的看法，灰尘留在席案上，拂去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不去拂它，灰尘依然不会自动消失。”

“大王之言甚对！”两名小将异口同声说。

“王将军从燕南进军，蒙将军自楚北进军，谁先到临淄就号令全齐，并代寡人镇守齐地。”秦王政的口吻似乎齐国已是囊中之物。

王贲率兵由燕南杀向临淄，一路上的地形易攻难守，而且齐国大军全守在四方的边境上。

蒙恬由楚北向临淄，除了地形不利攻击，还有一道人工长城一直由琅琊山直通泰山北边济水上，将临淄保护得非常严密，这是专对秦楚而设的。但蒙恬在大兵压境，势不可挡的同时，通过间谍游说、威胁及利诱齐丞相后胜，使后胜传令齐军不战而退。

两路大军在齐境内均无遇到很强的抵抗，仅碰到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反秦武装力量的骚扰，所以秦军长驱直入齐都临淄，将齐王和丞相后胜抓获，迁

徙齐王于河内共地。后胜被斩首，后胜虽为秦国效劳，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祖国，却还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秦王政最恨的是当叛徒的人，而且通过他的结局还可以警告世人：叛徒或者内奸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的。

秦王政在十年之间，以他的雄才伟略，结束了自西周、春秋战国以来七八百年的割据局面，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了第一次的统一。

秦王政刚刚兼并天下，召开会议说：“前些时候韩王交出土地，奉献国王的印章，请求成为藩臣。不久就背弃了约定，与赵国、魏国联合起来背叛秦国，所以我兴兵讨伐，俘虏了韩国的国王。我以为这是件好事，大概可以偃兵息鼓了，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来签订盟约，所以送回了他的作人质的儿子。不久赵国又毁约，在我国太原起兵反抗，所以我兴兵讨伐，抓获了它的国王。赵国公子自立为代王，我又发兵消灭了他。魏王最初说好臣服秦国，不久与韩国、赵国阴谋袭击秦国，秦国军队前去讨伐，摧毁了魏国。荆国献纳青阳以西的土地，不久违约，进攻我国南部，所以我发兵讨伐，抓到了荆国国王，平定了荆地。燕王头昏脑乱，他的太子丹暗中指使荆轲做贼，秦国军队灭亡了他的国家。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不让秦国使者进入齐国，打算兴兵作乱，我派军队俘虏了齐国国王，平定了齐地。我这微不足道的人，发兵诛暴讨乱，

靠着祖先宗庙的威灵，六国国王已各服其罪，天下完全平定了，现在不改换名字，就不能颂扬建立的功业，流传后世。希望议一下帝王的称号。”

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都说：“过去五帝管辖千里见方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之外的侯服、夷服，有的朝贡，有的不朝贡，天子不能控制。现在陛下调遣义军，诛暴讨贼，平定天下，四海之内，设置县，统一法令，这是从上古以来所没有过的，五帝也望尘莫及。我们认为：‘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高贵。我们冒死献上尊号，称王‘泰皇’。天子之命称为‘制’，天子之令称为‘诏’，天子自称‘朕’。”

秦王政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表示地位称号的‘帝’，叫作‘皇帝’。其他可照上述意见。”然后下达命令说：“我听说远古帝王有称号，我不采取这种做法。从此以后，我是始皇帝。子孙后人用数计算，从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袭无穷。”

于是，秦王政改称为秦始皇帝，简称为始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始皇建立了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大臣之中都有着不同的意见。秦王政从历史中看到分封的弊病使得政权分散，造成割据，结果促成战争不息，

认为立诸侯如同树兵，所以同意李斯的意见，决定建立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首先，树立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

第二，健全中央集权组织。皇帝之下设中央政权机构，由“三公”分管(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分为左右丞相，为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太尉，为武官之长，掌管全国的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掌管图籍、奏章，监察各级官吏。

“三公”之下设有“九卿”，“九卿”是具体掌管各方面事务的官吏。

三公九卿对皇帝直接负责，皇帝对重大事务做最后的裁决。这就确立了皇帝一人大权在握，突出了中央集权制的特点。

第三，健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健全、推行地方的郡、县两级制的政权机构。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来由于疆域的不断扩大和开发，以及郡制的调整，又增加了一些郡。

郡设郡守、郡尉、监尉史。

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总管一郡的政务。

郡尉：掌管一郡的军队。

监尉史：负责督察一郡的官吏和百姓。

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

由中央到郡县的政权机构中的官吏，均由皇帝任免，实行俸禄制。皇帝的权威可以直达地方，从上到下对全国进行统治。

第四，加强军队建设。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军队分为步兵和水兵两种。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凭据，虎符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五，统一法律。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各种法律，用以维护等级制度和秩序。在刑罚方面，以重刑为主。

第六，用“终始五德说”确立秦的正统地位和神化皇权。向臣民灌输皇权神授的神秘观念，为了神化其政权，秦始皇还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其目的是说明他的政权建立是得到了天神地后的帮助和承认。在泰山上设坛祭天，以报天助之功叫“封”，在泰山下小丘梁父进行祭祀以示报地之功，叫做“禅”，以此表明秦的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至此，秦始皇从军事、政治、思想三方面真正彻底实行了统一天下，惟皇独尊的局面，同时，也为他以后的专制、暴虐奠定了基础。

第七章 南征北伐

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而匈奴在北部的势力仍然是对秦政权的严重威胁。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称之为“胡人”。自战国以来趁中原各诸侯国纷争之际，不断进行侵扰抢掠，并占据了秦北部河套地区，距秦都咸阳并不遥远。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使秦始皇十分震怒：以前是因为中国忙于内战，对异族侵略总是容忍敷衍，甚至有些君王引胡人来威胁邻国，所以让胡人胡作非为，边境人民受尽蹂躏。现在天下统一，他嬴政绝不再忽视这件事，他要赶将胡人赶回去，赶到漠北水草之地！

秦始皇决定自己带领蒙恬及九原郡郡守任嚣巡视北边，了解胡人的活动情况、地理环境，拟定作战计划，以便尽快解决匈奴为患的问题。

于是，秦始皇由6000虎贲军和6000郡卒护卫着巡视北方边境。

秦始皇不辞辛劳，由熟悉环境的九原郡郡守任嚣带领着，沿着德水边行进。一路上听到了很多诉说匈奴不久前入侵的惨状。沿河边没有城市，只有一些村落，大者有上千户人家，小者只有数十户。这些人家

都以土砖筑墙，构成壁垒，一旦有匈奴入侵，相互示警，小村庄的人全部退入大寨。既是为了保命，也是为了协力抵抗。尤其是青年男女，个个奋勇杀敌，他们最怕的就是被匈奴掳走。一旦被掳走，就归俘虏他们的人所拥有。男的做奴隶，女的则做婢女或是充当妻妾，主人玩厌时可互相交换或是买卖。有时也可以由家属筹钱集体赎回，但这些回来的人，多半是精神错乱，即使是精神正常者，身心上的创伤，一辈子也复原不了。

匈奴每攻破一个村落，都用很残酷的做法：年老病弱者全部杀光，10岁以下的儿童一个不留，年轻力壮的男女全部带走，撤退时帮他们背负掠夺的物品。

经过一路上与地方父老交谈的结果，始皇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糟。

九原郡人口稀少，能征集的兵力就更少了，匈奴入侵，只能是集中在城内困守，根本谈不上驱敌。偶尔数县联合起来，驱逐一些小股入侵的匈奴，就算是大功一件，向朝廷报捷，朝中上下都会庆贺。其实所报的斩敌首级数，全是用被匈奴杀掉的百姓的头颅来充数。更有少数不肖士兵，竟杀害百姓，以首级领功。

始皇听到这些恶劣的事实，忍不住对任嚣说：“任卿刚上任不久，这些劣迹不能算在你头上，但你得多费点心思。旧赵良将李牧镇守雁门关时，情形和

这里类似，但他能大破匈奴10余万骑，其后10多年间，匈奴都不敢靠近赵的边城。”

“臣愿尽力而为！”任嚣俯身说：“其实，如果陛下恩准臣说实话，不以为是臣进谣言，诽谤历代前任，臣敢说真实情形比地方父老所说的更可怕！”

“什么？”始皇差点惊跳起来：“你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朕也绝不怪你。”

“河南一带，偏僻荒凉，内地人都不肯迁移到此，造成人口稀少、兵力薄弱。以往匈奴每年春秋两季按时南下牧马，也有留下过冬的。后来看到九原郡本身无力逐退，匈奴部落就越来越胆大，就此定居下来，以抢掠秦人家畜为生。匈奴人数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只能闭关自守，不敢闻问，百姓求生无门，竭力抵抗的，全遭杀害，最后只得自行筹钱向匈奴示好，并按时缴纳赋税，再过若干年，河南恐怕不再是大秦的土地了！”

始皇一开始感到震怒，继而沉吟，然后转向蒙恬说：“蒙将军，将此事谨记，回咸阳后我们要好好商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是，陛下，臣一路上都在思索对策！”蒙恬恭敬地回答。

“可想出什么对策了？”始皇欣喜地问。

“大致的构想有了，执行细节还待众臣商议，由

陛下圣裁 。”

“说出来听听，说错了不要紧 。”

“依臣的想法，事情要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应实施全民皆兵和‘坚壁清野’的策略。散居的民众应纳入大寨，男女老幼都接受军事训练，并以行伍编组。平时各行其业，战时各自有任务。一旦有惊，牛羊家畜应赶入大寨，农作物提早收割，来不及割的或纳入的财物彻底销毁，不让敌人得到丝毫。匈奴被迫攻坚，则可视入侵敌人的多少强弱，集合数寨、数县力量加以围歼或集中郡力量予以歼灭或驱逐。这是以前李牧对付匈奴的方法 。”

“好 ！”始皇不断点头：“任卿，你看如何？”

“蒙将军此计甚妙，只是对已盘据在河南之地的匈奴及大股入侵的敌人，犹嫌消极保守 。”任嚣委婉地提出异议。

“这本来就是暂时求得自保的做法”，蒙恬笑着说：“积极之法还靠第二部分策略。要想彻底解决胡患，为千万年子孙作长远打算，朝廷必须调动大量兵力扫荡河南之地，然后以河为塞连接原燕、赵、魏所筑长城，阻挡匈奴骑兵。最要紧是沿河实边，将内地黔首移来，一来可以开垦，将荒漠变良田，二来可以担任边境防卫，匈奴入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进无人之境 ！”

“好！”始皇一开始兴奋，继而沉思：“调动大军扫荡不成问题，但移民实边及修筑长城耗费太大！”

“不如此又不能长久彻底解决胡患！”蒙恬意气风发地说。

“蒙将军计划可行！”始皇好大喜功的本性经蒙恬一刺激，又全部显露出来：“细节待回咸阳后召开廷议讨论。”

始皇不再说话，眼望着德水如带，群峰重叠，心潮澎湃：沿岸土地肥沃，可已经全部荒废，极目看去，视线内看不到人烟。幸好胡人都是游牧，不惯久居一地耕种，否则这么多年的疏于经营，早把这块美地变成了匈奴国，而中原尚不知道，若为千秋万代的子孙着想，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这一代再艰难也要筑起万里长城！

车马前行至一约有千来户人家的大寨时，正遇上大约三四万匈奴围攻大寨，蒙恬及虎贲军的都尉建议在匈奴发现他们之前转移，任嚣建议始皇由虎贲军护卫回程，他自己愿率6000郡卒前去救援。

始皇沉着冷静，笑着对蒙恬说：“朕有保护子民的责任，如果望胡人而逃，将来无面目见天下百姓。蒙将军，朕不想躲让，又要顾及安全，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

“臣愿率6000虎贲军攻敌，任郡守带领60

“ 0 0 郡卒在此处高地布阵保护陛下 。”

“ 攻敌是我的责任 ！”任嚣急着争辩。

“ 不要争了，”始皇仍然面带微笑：“朕看这样吧，步兵留下，由郡尉指挥保护朕，其余郡骑和虎贲军由你们两个分别带去攻敌 ！”

任嚣和蒙恬各带 4 0 0 0 骑兵向敌人杀去，漫天的灰沙中，只听到战鼓雷鸣，胡笳声呜呜，各色的旌旗飘动，先是强弩劲弓发射的利箭，像飞蝗似的“唰”、“唰”作响，接着是短兵相接的杀声、呐喊声、兵器相碰的声音夹杂一起。

交战不到半小时，突然一种极凄厉的声音响起，胡人四面八方一哄而散，秦军不知追击哪一股才好。原来是个别胡人认识虎贲军的标志和旗帜，以为皇帝在附近，就一定有大部队埋伏，所以就赶紧撤退了。

秦始皇亲眼看见匈奴马快，备马多，又是轻装，片刻之间，几万人撤得干干净净，伤者全带走了，留下的只是人、马的尸体。他感觉当地的郡卒奈何不了胡人是可以理解的。他也知道彻底清除胡人的残害势在必行。

一回到咸阳，秦始皇不顾旅途辛苦，立即着手于制定驱逐并防止匈奴再度入侵的计划。

经过反复讨论和商定，最后决定实施以下三个措施：

一、用30万以骑兵为主的兵力扫荡河南地区的胡人，以消灭胡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不拘一城一地的得失。再配合运用民间的全民皆兵和坚壁清野策略，拘束胡人的流窜，将胡人赶出河南。

二、将胡人逐出河南之地以后，以河为堑，在河北面将原有的燕赵所筑长城连接起来，由燕地辽东渤海边以至秦地临洮，筑成一道长城，以阻挡胡人骑兵。并将前置部队派至阳山，设立烽火台及巡骑，侦察胡人行动，小股加以阻挡歼灭，大股则向后传达警讯，并设法阻敌，使守备部队有充裕时间准备。

三、有计划地移民，充实边境。

秦王政三十二年，秦始皇出巡北方回来后不久，即命蒙恬领兵30万进攻河南，几个月的时间就将匈奴赶到河南境外。始皇又命蒙恬渡河攻取高阙及北假，将胡人赶到阳山以北，在那一带建立前哨阵地，监视敌踪屏障后方。并自榆中沿着河水一直到阴山，划为44县，县城就建在河边，作为堵塞边境之用。

同时，下令全国司法体系，有罪者尽量不判监禁而判死刑，然后减罚一等改成发落边境，终身不得归。受罚者因免死，全都乐意前往边疆开垦，国家也因此增加了移民实边的来源，内地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也得到疏解，可谓一举三得。

就在蒙恬完成扫荡河南匈奴任务，监督修筑长城，

始皇刚喘了口气，心情稍微放松时，南方又传来惊讯。

原来，当年王翦灭楚后，挟着胜战余威，收服南越等地，设会稽郡后就班师回朝，而由屠睢率领以秦军为骨干，加上楚国降军和地方部队的30万军队继续南下，顺利地征服了东瓯和闽越，将两地合设为闽中郡，但进行到五岭（大庾、始安、临贺、揭扬、桂阳），因运粮困难屡进屡退，始终不能击败南越及西瓯部队，对峙达三年之久。

一直到开掘“灵渠”，引珠江水，航运通行后才击败越人，尽收其地。而越人则逃入深山丛林。

前不久，赵人发动夜袭，在秦军疏于防备之下，征南将军屠睢被杀。统帅一死，越人趁机反攻，秦军又退至五岭之线，所派地方官吏全遭杀害。

秦始皇听到这些消息，当时非常生气，可很快就陷入深思：越地贫瘠，到处是穷山恶水，有些地方是荒石山，没什么经济价值。而且，百越民族文化落后，种族很多，多半过着半农半渔猎的生活。民族和部落之间不团结，不像匈奴那样组成强大的组织，除了偶而抢劫、杀人，多少年来并没有太大威胁。是否值得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去征服呢？可是，这次他们偷袭秦军，杀了统帅，又残杀中央派去的地方官吏，要是不讨伐，大秦的威信扫地，边疆民族会群起效法，以后的动乱就会多了。

征伐与不征伐？好让他为难！

另外，领兵的将军也很难找，这个人需要懂得当地的风俗民情，一边征伐，一边安抚，同时还要能吃苦耐劳，有耐性应付越人的游击战。王翦、王贲父子已死，蒙恬镇守北境监修长城，不能调用。

秦始皇在书房转来转去，把所有带兵的将领都分析过了，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用兵也能安抚蛮族的人。

突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任嚣。

任嚣是楚越边境的人，熟知百越民族的习性。他曾随王翦灭楚，远至湘水和苍梧山之间，对那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

他目前担任九原郡守，治理得有声有色，而且亲眼看见他以4000兵力从容地向匈奴发起进攻，堪称智勇双全。

不错，就是他！

秦始皇兴奋得不等找人写诏书，直接命人尽快召回九原郡守任嚣。

在咸阳宫南书房，秦始皇首先对任嚣说了一些南越近况，接着诚恳地说：“朕经过再三考虑，任卿才是解决南越问题的最佳人选。”

但令他惊奇的是任嚣忧形于色，禁不住又问了一句：“莫非有什么困难？”

“臣为主分忧，虽万死而不能辞，何况这次任务

也并不是很难。”任嚣恭敬地回答。

“但朕看你似乎有难言之隐。”

“蒙恬这次扫荡匈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立奇功，王翦灭楚也不过两年，但南越西瓯却前后10年，出动兵力高达50万还是不能根本解决。”

“是啊！”秦始皇接口说：“朕也为此忧心不已，想要放弃吧，又怕大秦声威因此丧失，今后边疆动乱必多，所以决定不下，任卿有什么看法，尽管说来听听。”

“百越土地贫瘠，没有什么出产，经济价值表面上看来不高，但若从深远一层来看，大秦要接近南方海洋，打通南北水上交通，百越地区非征服不可。何况，由南海向西，还有不少的番邦异国，那里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可以为大秦带来不少的发展机会。”

“任卿的话是朕前所未闻的，朕果然没看错人，加紧征服百越地区，卿为朕一言释疑！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说！”秦始皇显得格外兴奋。

“臣所以提到蒙恬和王翦将军奏功如此之快，百越如此难以征服，乃是陛下未分清事情的异同，却坚持用同样的手段，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任嚣见皇上高兴就直言了。

“哦？任卿的见解的确与众不同，你是否将异同分析一下给朕听？”秦始皇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虚

心请教，这使他感到意外和感激。

“灭楚只是改朝换代，匈奴本来就是入侵我们国家，用武力就可解决，但征服百越是我们侵入他们的国家，只靠武力，结果当然适得其反。”任嚣注视着皇上侃侃而论。

“任卿，此去有什么特别的做法？”秦始皇有点怀疑地问。

“臣有一个八字诀政策，不知是否能生效，还望陛下指正。”

“哪八个字？”

“怀柔，优遇，教养，同化。”

“何为怀柔？”秦始皇问。

“尽可能不用武力，另外整顿军纪，将军不得纵军扰民，选贤任能，地方官员欺压百姓，贪污敲诈者重刑，内地移民不得歧视当地居民，多为该地区作各项民生所需建设，初期不要想该地区有多少回报利益。”

“如何优遇？”

“尽量起用培植当地人才为官吏，铲除原有的恶势力，当地的特殊人才可推荐到中央或别郡为官，而且初期是降格以求，破除当地人自认为是受压迫者的反抗心理。”

“教养呢？”

“派专吏为师，教导各种技艺及中原文化，但也

尊重原有的技艺和文化，有特别好的还可以介绍到中原来，不让当地人有中原文化驱逐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感觉，而是相互交流。”

“任卿的意思，是要把百越人完全变为中原人？”始皇恍然大悟。

“要想彻底化百越为大秦所有，同化是最后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而最好的同化手段就是通婚！”任嚣特别加重后面两个字。

“通婚？”秦始皇哈哈大笑：“中原人愿娶百越女子，百越女子又愿嫁秦郎？”

“初期可能很难，但经过长期教化杂处，经济条件及风俗习惯相融合后，男女相悦和通婚是很自然的事”，任嚣正色地说：“而且，我们还可以用政策来促进配合！”

“什么政策？”秦始皇感到好奇。

“譬如说，大量选拔当地青年到中央或别郡任官吏，或者提高驻军待遇，让当地年轻人羡慕从军，当地青壮男性减少，适婚女性人数相对必然增加。内地去的，不管是流放或有计划地移民实边，都以年轻男性居多，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就会通起婚来的。”

“妙啊！妙啊！”秦始皇击案叫好：“怎么以前就没有人想到？”

“这样一来，若干年后，百越就没有所谓华夏夷

狄之分，大秦的真正疆域也就直接涵盖南海了。”任嚣语重心长地说。

“看来，任卿此去，是成竹在胸了，还有什么向朕要求的？”秦始皇又问。

“臣此次去，路途遥远，交通阻塞，很多地方需要见机行事，还望陛下恩准。”

“这是应该的，朕授你全权行事。既然要怀柔，就不能再命名什么征讨大将军之类的，朕任命你为南海尉，平抚南海以后设郡治理，而南海尉则掌理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宜。”

“谢陛下。”任嚣避席顿首谢恩。

“这次任卿要带多少增援兵力？”

“只带臣的家卒护卫和陛下的符令就够了。”任嚣微笑着说。

“哦？”秦始皇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

任嚣按照他的八字政策，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越和西瓯，划为南海、桂林和象郡等三个郡。直到秦二世时，任嚣病死前，百越人不复反叛。

至此，把四川、云南、贵州以及两广、浙、闽与中原连为一体，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集权，为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八章 焚书坑儒

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是在消除了几百年来的分封和割据局面后建立起来的。面对这一新型的政权，那些被消灭的六国的旧贵族以及固循守旧的儒生对它怀有敌意和不满，对于旧的传统势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清除，为此，秦始皇采取了三个重要措施：

(一)迁原六国的豪富、贵族于咸阳。使其脱离原地区，消除其政治影响和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其丧失反抗的条件和能力，置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以便监督。

(二)毁城防，消除割据的凭借。拆毁各地城郭，决通川防，消除险阻，尽可能的清除各地反抗势力赖以进行活动的手段，同时也方便了水利和交通的建设。

(三)销毁兵器。在迁豪的同时，收缴武器，而且在民间也进行武器的收缴，集中于咸阳进行销毁，铸成12个重铜人，以此来防止旧贵族的叛乱和人民的反抗。

经以上措施，虽然消除了割据势力，但长期割据所造成的差异仍然存在，为了促进统一后的发展，秦始皇又下令统一各种制度，以秦制为标准，整齐划一全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

(一)实行土地私有制。令广大自耕农把占有土地

的数字向政府呈报，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稳定秩序，且为国家征收赋税提供依据。使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

(二)统一货币。为了有利于统一后的商品交换，经济交流和发展，废除了原有的各诸侯国的货币，改用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半两”的铜钱为下币。

(三)统一度量衡，以商鞅制定的秦制为标准，“一法度量石丈尺”，公布于天下施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度为寸、尺、丈、引；量为桶(斛)、斗、升、合、仑；衡为铢、两、斤、钧、石。

(四)统一文字。一律使用秦篆为基础的小篆。其特点是统一文字的偏旁形体，固定位置，固定字体的笔划和笔顺，第一次规范了文字。为推行统一的文字，又令李斯写《仓颉篇》，赵高写《爰历篇》、胡毋敬写《博学篇》做为范本。

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总想享受所有的人间欢乐，因此怕死而求长生。一反过去的英明而变得昏庸，大搞迷信活动。

由于秦始皇怕死，而那些以鼓吹懂星占、通鬼神、能求仙药的方士则投其所好。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到达齐故地东海之滨，齐人徐市上书说：“在东海之中有蓬莱、方

丈、瀛州三座仙岛，上住仙人。”

秦始皇听后，拿出数万钱，派出数千童男童女随同入海求仙。结果，徐市带着财富和几千童男童女到远方过逍遥日子去了，几年都不给秦始皇任何音信。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到碣石，又让方士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二仙人又是毫无结果。

同年，秦始皇又派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寻神仙，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士们自知无从得仙药，因此卢生等又骗秦始皇以“微行”隐蔽自己的行踪，然后才可得仙药。演出了一场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耗费大量财力，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秦始皇为了他自己巡行全国各地方便，同时也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在数年之中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各地的交通网。统一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东到河北、北京及辽东半岛和沿海一带，南至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路面宽五十步，沿路每三丈远植松树一棵。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里。此外，在西南地区，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为了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修筑，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却是在连年不断调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

年中急速完成的，造成怨声载道的局面。

统一后的秦国，人口为2000万左右。而秦始皇所征的徭役，修阿房宫、骊山墓为70万人，北筑长城50万人，南戍五山50万人，修驰道的30万人，总数达200万人；在兵役方面，正规军80万，各郡与戍边的军队20万，徭役和兵役人数达3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丁壮劳动力。因此，虽然经济政策是“上农”，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繁重的徭役、兵役而遭到破坏。在“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情况下，生产劳动力严重缺乏，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甚至是“男子披甲，丁女转输”。

更为严重的是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徭役的人多数死于途中或工程中，造成了白骨累累的惨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不可忍受的灾难。

秦始皇为维持他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满足他的奢望，要“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进行横征暴敛。当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被剥夺，以供其急政之需，使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暴政、急政统治下的百姓，忍无可忍，开始了各种反抗。

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石

上刻字“始皇帝死后而地分”。秦始皇——这个一贯都喜欢听赞歌的暴君，便大发雷霆，认为这是滔天之罪。严令手下大力缉拿作案者，东郡的官吏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把作案者捉拿归案。于是秦始皇残酷地命令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光。在百姓的心目中，在秦始皇急、暴的面纱上，又罩上了残酷的一面，由过去对皇帝的崇拜、拥护，变成了厌恶和刻骨的仇恨。

为了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赋税，百姓则“贺死而吊生”以示反抗，并且流传民谣，说什么“渭水不清口赋起”，讽刺横征暴敛；人们还控诉了修建长城所带来的灾难，流传着“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有些人直接咒骂：“阿房阿房，亡始皇”。甚至有人在华阳的平舒道拦截皇帝使者说：“今年祖龙(秦始皇)死。”

秦始皇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百姓进行残酷的镇压，“独任狱吏”，“轻罪重判”，造成“犯人塞路，监狱城市”。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矛盾在逐渐地激化。

秦始皇此时在百姓眼中是个十足的残暴君王，由于他的周围被阿谀奉承的小人充斥，他总认为自己是英明、正确的皇帝。他决不容许别人对他和他所制定的一切政策进行任何的抨击。

他听说他的儒家门客对新制度不满，要求改革，秦始皇认为是否认了超过三皇五帝的得意创举，他心想：“朕花了这么多经费养你们，给你们尊贵的地位，原来你们整天研究的就是如何反对朕的新构想，真是一群食古不化的愚儒！”

左丞相李斯和他的法家门客，本来就反对儒家门客的循古思想，得知皇帝也对他们不满时，整整花了10天的时间拟好了奏章，内容是：

昔日诸侯相争，各有其国，而且是争相招士，养成了私人教学和游学的风气。现在天下已经统一，法令从一而出，百姓应努力从事农工，士则应学习法令制度和各种刑法。但现在这些儒生所教出来的士人，不学习有用的实际学问，整天只知道钻研古书，乱发议论，妖言惑众，导使百姓对陛下所创的法令制度怀疑，为害之大，不是任何罪行可以比拟的。

同时，这些人只要说到有新法令颁布，就用他们所学的那套旧经典一一驳斥，不但个人在内心不服，而且在外群聚非议。以批评陛下来成名，以唱反调为高明，哗众取宠，成群结党来专门制造谣言诽谤政府，这种情形要是不迅速设法禁止，就会造成百姓不再信服政府任何行政措施的危机，必须要禁！

秦始皇最怕的是臣民不服他的措施，最恨的是百姓的反抗，看了李斯的奏章，觉得言之有理，命其尽

快研究出对策。

李斯的对策早就拟好了，只等着皇帝开口呢！他的具体办法是：

凡是秦国历史的所有的史书全予以焚毁，不是掌管图书的官方博士类人员，任何人不得私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书。这项命令交由郡守、郡尉等地方官吏执行查禁，搜出的书简全部加以焚毁。

凡是两人以上讨论诗书的，论斩弃市，以古制来批评责难现今制度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接到焚书令30天内不执行的，无论官吏百姓，一律判劳役四年，发配北边筑长城。

实用学问的书简，如医药、卜筮、园艺等例外，有人想学习政治、刑名法令，可由官方办理的学校教授。

李斯最后的警语是：再不查禁古籍，再禁止儒生私人办学和结社，很快中央集权的新制度就会遭到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孟轲的“民为重”的学说，更直接动摇皇上的权威统治。

看完这些奏书，秦始皇的心情很沉重。他习惯性地又在南书房室内踱起方步来。

“朕是始皇帝，一切应该由朕开始！”他想：“但焚烧所有古籍，这是件大事，应该好好考虑！”

忽然，有近侍来报：“前将军蒙武求见，正在宫

门外等候 。”

这使他喜出望外。

蒙武行礼见过秦始皇，秦始皇笑问道：

“多年来，朕想见见你，你只是佯装不知。今天是吹什么风，竟让你舍得渭水上的神仙风景，来到红尘污秽的咸阳宫？”

“臣习惯了山野生活，早已变为村夫鄙人，怕朝观陛下会失礼仪，所以不敢来。”蒙武也笑着回答。

“今天有什么要事？”

“的确是天大的事。”蒙武认真地说。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葛天之民也有天大的事？”

“不是为臣自己，而为了陛下！”

“为了朕？”始皇开始感到惊诧，但立即明白了蒙武的来意，他笑着说：“你来得正好，为了这件事，朕正想找你。”

他说着话，一边拿起李斯的奏书，要近侍交给蒙武。蒙武读毕，交给近侍。

秦始皇问：“蒙卿有什么意见？”

“臣正是为这件事而来的，陛下，焚古籍的事千万不能做！”蒙武起身叩首说：

“要是这样做，陛下会让天下人感到遗憾！”

他下面有句话不敢说出，那就是秦始皇如果焚烧古书，会在千古历史上留下骂名的，因为他知道秦始

皇的脾气，是不爱听不入耳的话。

“朕也决定不下来，”秦始皇皱着眉头说：“但李斯谈得对，让儒生这样煽动，百姓如此盲从下去，最后会损及朕的威信，动摇国本，你是为此事而来？”

“正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朕还没作决定，”秦始皇怀疑地问：“你身居边荒僻野都知道了，那咸阳岂不是人人皆知了！”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蒙武笑着说：“李斯上这本奏书前，已和门客讨论多时，免不了有些门客在外宣扬。”

“那你说说看，为什么千万不可？”

“凡事都有个源头，没有古哪来今？诸子百家有如支川水流，然后集成江河，汇为海洋，要是学术思想没有源头，很快就会干涸。”蒙武忧心忡忡地说。

“杨朱不是说，歧路多会走失羊。学说太多，也会教人无所适从？朕的意思是要天下定于一，法令制度定于一，学术思想也定于一，这样天下方能长治久安不乱。”

“防民之口有如塞川，”蒙武诚恳地说：“杜绝百姓的思想更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同正如其面，各有各的想法说出来，才能集思广益，互作比较，让治国者选择最好的做法。”

“朕以为秦国的法令和制度都是天下最好的，不然不会如此迅速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朕的作为也远超过三皇五帝，不然不会有中国空前的真正统一和广大的版图。朕不明白这些愚儒和无知百姓为什么还要怀念旧制度，以古非今批评朕！”秦始皇越说越气愤。

“……”蒙武一时插不上嘴。

“有人在背后批评朕刚愎自用，不知遵守古制，不肯效法古人，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朕大公无私的地方。朕不分封子弟，乃是鉴于诸侯一多，就会战乱不息，中原几百年的战祸，难道还不能作为前车之鉴？再说，只有统一才能真正的发挥办事效率，各国各自为政，什么都做不好！”

蒙武正想答话，忽然有近侍报告，朝门外聚集了大批儒生和百姓，说是要见秦始皇。

“蒙卿，你跟朕到外面去看看，这是秦国从来未发生过的事！”

秦始皇带着近侍护卫，由蒙武陪同上了午门城楼，只见城下跪着黑压压一片人。他仔细一看，带头的是博士齐人淳于越，跟他跪在一起的还有20多位博士，后面则是数千名百姓。

秦始皇不悦地问：“淳先生，有事可以向朕当面说明，为何带了这么多的百姓同来？”

“他们不是臣等带来的，而是一路上自动跟来的。”

淳于越跪伏着说。

“平身起来说话，”秦始皇大声说：“你先要众人散去，有事进宫来说。”

但众百姓听到秦始皇说话，先是高呼万岁，接着群声如雷地喊着：“我等要听陛下亲口答复，否则跪死在宫门口！”

“淳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要朕答复什么？”

众百姓各说各话，顿时现场一片嘈杂，淳于越站起来挥手，要群众安静后又复跪下。

“到底是什么事？”秦始皇明知故问，心头怒气暗生，他转向蒙武低声说：“你看，这就是思想分歧的好处，挟众威胁！”

“请陛下息怒，看淳先生怎么说。”蒙武柔声安抚。

“外传李斯丞相上奏陛下，要焚毁天下所有的经典古籍，不知可有其事？”

“李丞相虽然上奏，但决定权在朕，朕仍在考虑中，你这样聚众要挟，该当何罪？”秦始皇已忍不住愤怒。

“臣罪该万死，但焚毁古籍，断绝数千年的思想源流，这不仅事关天下治乱，而且涉及后世万代子孙，臣不敢不冒死劝谏。”淳于越仍俯地叩首说。

“这件事朕自有考虑，你先带百姓散去。”秦始

皇勉强再忍住怒气，和言悦色地说。

“这事由臣引起，臣万死不能辞其咎，但求陛下亲口答应不予批准，让臣等及百姓安心！”淳于越又再叩首。

“朕说过自有考虑，难道你一定要当面逼朕屈从？”秦始皇怒声说。

“臣劝陛下分封子弟，也是为了巩固国本，愿大秦千代万世流传下去！”

“朕并没有怪你！”

“臣怒斥周青臣谄媚，也是为了陛下好，但想不到引来丞相如此议论。”

“朕说过决定权在朕！”秦始皇不耐烦地高声说。

“请陛下亲口允准，否则一旦焚书令下，陛下在历史上留下污名，臣亦成为千古罪人！”淳于越额头已经叩得鲜血直流了。

“不要理他，这个老头子真顽固！”秦始皇一拂袖转向蒙武说：“让他们跪在那儿，看他们能跪到何时！”

蒙武正待进言，只见淳于越忽然翻身跌倒，滚了几滚，腿一伸直，就不再动弹了，原来他早已服下剧毒，此刻已中毒身亡。

“让朕去看看。”秦始皇说着就要下城楼。

“群众很快会发生骚乱，陛下还是先回南书房。”

蒙武劝阻说。

果然秦始皇还没有下得城楼，就看到人群乱奔，全围上来看淳于越的尸体，你推我挤，竟有人互相殴打和践踏。

在混乱中有人高声骂：

“嬴政，你要是焚书，你就会留下千古骂名！”

“嬴政，你这个昏君，你连桀纣都不如！”

“不错，桀纣虽然暴虐，还不至于愚蠢到焚毁古籍！”

蒙武忧心地看着秦始皇，深怕他一怒之下，下令将这几千人都坑埋了。他急忙对他说：“陛下，群众一骚动起来就是这样，请陛下移驾回南书房！”

谁知秦始皇不怒反笑，冷静地看着城下像开水沸腾般地乱哄哄的民众，静听着百姓的怒骂，转脸对蒙武说：“你看看，这就是阅读古籍的好处，他们知道有桀纣，也知道拿来和朕作比较！”

“群众都是这样，仗着人群遮掩壮胆，平时什么不敢讲的话都敢讲出来，请陛下息怒。”蒙武为这些群众说好话。

“蒙卿，不要担心，朕现在是一点怒意都没有了。”秦始皇微笑着说。

他这一微笑，反而使蒙武更为忧心，因为他熟知他的脾气，他只要在怒极时转为微笑，下面一定是出

人意料的残酷行动。

“虎贲军为什么还未出动驱散民众？”蒙武心里想。

就在这里，响雷似的马蹄声从城两侧传来，虎贲军出动了。

跪求和叫骂的群众全都纷纷向四处逃散，逃慢的挨了鞭子嚎叫着。只有20多位博士仍围在淳于越的周围不动。

抓了两百多名没来得及逃走的群众后，虎贲军都尉来到城下，下马行军礼后启奏：该如何发落这些群众和跪在淳于越尸体周围的博士。

秦始皇看了一眼蒙武，转脸对那都尉说：“将他们都放了，家里人都在等他们吃晚饭呢！”

蒙武长舒了一口气。

“交待奉常，淳先生予以厚葬！”秦始皇转向近侍说。

蒙武尚未说出心中宽慰的话，只听秦始皇又对他说：“回南书房去，你过了这么久的田园生活，到宫中来应该换换口味，在我这停留几天，但是不要再谈国事，国家的事朕自会处理！”

这等于完全封住了蒙武的口。

回到南书房后，秦始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朱笔在李斯的奏书上写下个大大的“可”字！

丞相李斯的奏议得到批可后，他立即召集所属百官紧急策划并雷厉风行地执行。

首先，他以秦始皇的名义诏告天下，限期焚书，令下30日不烧者，发往北边筑长城。

然后由朝廷派出监御史到各郡监督执行；郡则派监察人员到各县；县则派检查人员到乡里。

开始还有人观望，也有人赶快挖地窖，筑复壁，将书藏进去，这行动不能请人，也不能在白天公开进行，只能利用深更半夜，邻人、家人都睡着时，偷偷起来摸黑做。

因此，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学究，平生第一次拿起锄头或铁锹，弄得满手都是水泡，但他们为了保存传统文化，没有半点怨悔和恐惧。

这类行动以齐鲁两地进行得最为积极，也是若干年后古文经典出土的唯一来源。

还有的人怕藏书迟早会被找到，干脆将自己的脑子变成书窖，30天内夜以继日地背诵，能记多少算多少。他们也有集体合作的，大家分配你背《周礼》，我背《诗经》，他背《春秋》、《易经》……等等，日后再自行写出。

当然，他们为了防止其中有人背叛，全都经过神前发誓、饮血为盟等郑重的仪式。

不过，也有更多的人按照规定将书简交出去。

于是，古籍竹简、羊皮、丝绢手抄卷，以城、乡为单位集合起来焚烧。

北自辽东，南至南海，东自齐地，西至临洮，只要是大秦统治权能及的地方，这30天内，日夜都在焚书。

在眩目的火光下，几千年来先圣、先贤的智慧结晶，无数工匠巧艺体力的付出，全化成飞烟灰烬。

群众有的含泪忍住心痛，远远看着多少代遗留下来的传家之宝，花费了多少祖先心血和时间保存完美的宝书，顷刻间，变成乌有。有的群众就近围观，从他们悲愤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憎恨秦始皇，憎恨李斯的无知。

所有的群众心头在流血。

30天内，朝廷、郡县使者不断奔驰于途，有报成果的，有请求叙功的，也有要求罚罪的。

原来，秦始皇诏命刚下，不但民间，连很多官员都心存观望，认为这只是一声迅雷，响过了就停。因为焚尽天下古籍，就跟下令天下人都不准吃杂粮一样荒谬！一样无法执行！连李斯派出的监御史都大部分存有这种看法。

更重要的是，无论大小官吏都是读过书的，多多少少对这些古籍都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和甜美的回忆，毁掉这些古籍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所有的过去，他们还

有什么可以向一般不识之乎的平民，略通文字的商人自傲的？

李斯也发现了大小官员都在敷衍了事，于是，动用了最可怕的特务组织，查报了一些执行不力的官员，以抗命罪名，处斩的处斩，下狱的下狱，这下大家才相信是动真格的，再也不敢松懈，都认真执行了。

30天焚书虽然热闹，害了不少官员定罪，但事情的高潮还在30天限期过后。

各级政府组织搜查队，挨家挨户的搜查古籍，不但翻箱倒柜，而且拆墙毁宅，遇有可疑的地方，掘地三尺。

清廉的官吏是含着眼泪，忍着心痛执行命令，不肖官员正好借此机会大发焚书财。收贿赂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没钱送，目不识丁的人家也要整个翻遍。

更恐怖的是各级政府厉行检举及连坐措施，检举者有重赏，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邻居检举邻居，同事告发同事，父亲举发儿子，儿子举发父亲，兄弟相互告发的情形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期里，各级政府忙着抓人、审问，接受检举，再追捕犯人所招供牵连出来的人，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不但监狱人满为患，有的贫苦县连囚粮都发不出来，只有下令自备囚粮坐牢，等待押解到北边修筑长城。

这样造成妻离子散的破碎家庭不知有多少，各地押往北边筑长城的犯人更是络绎于道。

秦国本部早已习惯了这种严法酷刑，虽有怨言，还不致于公开反抗。齐鲁等地却是自由惯了的，文风最盛，藏书的也最多，株连的人当然也最多，他们感到无法忍受，决定要采取行动让秦始皇明白民怨。

他们开始秘密集会，夜夜讨论对策。派人到齐、鲁、燕、赵各地联络，筹划一次全国性的示威运动。

在这些儒生的联络和策划下，不少民众向当地郡守县令请愿，得到的答复是抓更多的人，拆更多的房子。

于是，民众发动罢市抗议，闲逛街头议论时政。原先已消声匿迹的市井游侠，如今又出来展开活动，那班因“装神弄鬼”判罪，遣返原籍限制居住的儒生兼方士，他们最恨嬴政，惟恐天下不乱，现在趁机行动，呐喊助威。

这些行动点燃了反焚书的烈火。

政府官员和执行焚书令的办案人员被袭击，一天数起，沿途押解犯人的监史狱吏被杀，犯人被释放。

咸阳城内也出现了官员被害，群众罢市的事情，这在几百年来的秦国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秦始皇异常愤怒，下令追查此案的主谋，重点审查对象是儒家门客及其友人。有些儒生深知秦法严酷，

生怕连累亲友，干脆自己投案自首了。

“咸阳儒生挑拨百姓”的案子结案时，受到牵连的有460多名儒生。有些仅仅是因为发表了同情百姓，不满朝政的言论；有些是匿藏古籍；也有些是跟与事者有来往的……

丞相李斯拟奏书以“坑杀”处理，秦始皇在受到劝谏时气愤地说：“这些人，其中有以装神弄鬼欺骗朕的，也有借以古非今来诽谤朕的，不严加惩治，如何警告天下！”

最后，秦始皇不顾所有方式的劝谏，终于残无人道地下令坑杀了460多名儒生，这充分暴露了秦始皇的专制和暴虐。

第九章 真龙升天

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秦始皇对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此煊赫皇帝的威严和功业，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11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统一后的第二年，开始首次巡行。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地区到鸡头山(甘肃平凉西)，然后返回咸阳。这次西巡，因为秦起家于西方，穆公时霸西戎，孝公时又曾移风易俗。如今天下统一，秦始皇要把皇威通过巡行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居住的各少数民族能安于臣服，以此来安定秦的后院。

21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进行第二次出巡，向东和东南巡行。这些地区是原六国的地域。东行郡县一直到达齐地邹峰山(现山东邹县南)，登泰山举行“封禅”，并刻石碑，颂扬秦统一天下的功德。然后，从琅邪南行到彭城，听说象征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之中，秦始皇就斋戒祷祝，令1000人下水寻周鼎，结果一无所获。又南下渡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又浮江南行，至湖山祠，遇风浪不能渡江，以为是湘君神所阻，所以令3000犯人“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场人神大战的闹剧，以显示他可

以与神搏斗，用以神化自己的皇权。然后由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

31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进行第三次巡行，仍然向东。当巡行到阳武搏浪沙时，遭到了原韩国公子张良和力士的狙击，铁椎误中秦始皇的副车，张良等人狙击未遂而逃走。

秦始皇为此下令天下大搜查10天，毫无结果。又继续东行，登上了芝罘山，在山东面的台阁处在石碑上刻辞说：

二十九年，皇帝在春天巡游，视察远方。到了海边，就登上芝罘，面对着初升的太阳，观望辽阔而又秀丽的景色，随从的臣属都怀念往事，回忆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光明的。英明法治最初施行的时候，就对国内的坏人坏事进行了清理，对外讨伐强暴的敌人。军威远扬，四方震动，消灭了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国王。开拓领土，统一天下，消除战乱祸患，永远停止了战争。皇帝圣德明智，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毫不懈怠。创立重大的法律制度，明确设置统一的标准器用，都有一定的规则。有职之臣都遵守本分，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没有疑猜之处。百姓发生了变化，远处近处都制度统一，自古以来是最好的时代。每人已经确定了固定的职务，子孙后代循守旧业，永远继承这英明的政治。群臣颂美皇帝的恩德，恭敬地赞扬他的

伟大功业，请求在芝罘山上立碑刻辞。

刻碑后不久，就转向西北，经赵的故地，沿彰水，过上党郡回到咸阳。

41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进行第四次巡行。路经原韩、赵、魏、齐、燕等故地，东达碣石。一路看到各地仍保留着割据时期的城防和“以邻为壑”的堤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也不利于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巡行中下令拆除。到碣石后，在刻石上特著其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返回时，由碣石向西，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至上郡，一路考查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边境，为北伐匈奴做了准备，然后回到咸阳，随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秦始皇的第五次出巡，与前四次的目的完全不同，前四次出巡是为了显威，而第五次是为了避难。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天，御史吴石坑杀了上面刻有“始皇死后地分”的陨石周围的几百名民众之后，取道洛阳经函谷关回咸阳，准备向秦始皇回奏陨石妖言案的经过，随从护卫有百余车骑。

有一天，在华阴平舒道野外宿营，尚未入睡时被人用迷香迷昏之后，有人喊他的名字，罗列他的罪状后，要他将功赎罪，把一块璧玉送给镐池君，并且告

诉他：“这是江神托本神转送镐池君，今由你带去长安镐池，沿壁于水，然后祝祷三遍：‘祖龙明年会死！’”

吴石忍不住问：“祖龙是谁？”

“你不必管，只要照话做就行了！”

吴石正要问他是谁时，又昏迷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清醒过来，发现玉璧质地和手工都是上乘，原想收归己有的，但等他仔细察看玉的透明度时，突然看到一行小字，他极尽目力辨识，才看出是“大秦御府珍藏”，他就不敢再有私心，决定当面禀告皇上。

秦始皇听罢吴石的汇报，就命御府令检视玉璧，他发现御府令脸色苍白，仿佛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用颤抖的声音说：“启奏陛下，这正是前次渡江水，适逢风浪，陛下祭祷江神，沉于江中的那块玉璧。”

“你能确认无误吗？”秦始皇也感到有点头皮发麻。

“沉璧之事不多，而且这块玉璧是上品，尺寸、形状和纹理，臣都记得很清楚，的确是二十八年出行时祭江所沉之璧。”御府令肯定地说。

秦始皇觉得一下子四肢都软了，无力地挥了挥手：“都下去吧。”

他心中一直嘀咕：祖龙明年死，祖龙明年死，这祖龙到底是谁？

他突然想到，祖者始也，龙者帝也，祖龙者始皇

帝也！他感到有点头晕，其实他早发现自己身体不好，却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严重，四肢乏力，胸中郁闷，恶心欲吐。

秦始皇最怕听到的是“死”字，于是赶紧去命人找巫者占卜吉凶，卦象是巡游迁徙就会吉利。秦始皇就决定作一次最大的巡游。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焚书坑儒持有异议，几次直言劝谏，引起他的反感，就把扶苏派往上郡（现陕西榆林）作监军，命蒙恬为将，以辅助扶苏。

经过半年的准备，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进行第五次巡行，是最大的一次巡行，也是最后一次巡行。命右丞相留守咸阳，左丞相李斯、中大夫赵高及秦始皇次子胡亥随同皇帝巡行，方向是东南地区。

由咸阳出武关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途经丹阳，到达钱塘。在浙江岸边，看见波涛汹涌，就向西走了120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渡了过去。

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又望祭南海，树立石碑，刻辞颂扬秦朝功德。碑文说：

皇帝建立了丰功伟绩，统一了天下，德惠深远。三十七年，亲自巡行全国，周游观览遥远的地方。于是登上会稽山。视察风俗习惯，百姓都很恭敬。群臣颂扬皇帝的功德，回顾创业的事迹，追溯决策的英明。

秦国伟大的皇帝君临天下，开始确立了刑法制度，明白地宣布过去的规章。首次统一了处理政务法则，审定和区分官吏的职掌，藉以建立长久不变的制度。六国诸侯王独断专行，违谬无信，贪焚乖张，傲慢凶猛，拥众称霸。他们暴虐纵恣，倚仗武力，骄狂自大，屡次挑起战争。做间谍的使者暗中互相联系，进行合纵抗秦，行为邪僻放纵。在内伪饰阴谋诡计，对外侵略秦国边境，因而带来灾难，皇帝出于正义，用武力去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消灭了乱贼。圣德宏大而深厚，天地四方，蒙受了无限的恩泽。皇帝统一天下，日理万机，远近都政清民静。运筹和治理天地间万物，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分别记载它们的名称。不论是尊贵的人还是卑贱的人，都洞察他们的活动，好事坏事都摆在面前，没有隐瞒情况。纠正人们的过错，宣扬大义，有了儿子而改嫁他人，就是背弃死去的丈夫，不守贞操。把内外隔离开来，禁止纵欲放荡，男女要洁身诚实。做丈夫的和别人妻子通奸，杀死他也没有罪，这样，男人才能遵守道德规范。做妻子的跑掉另嫁，儿子不能认她作母亲，这样人们都会被廉洁清白的风气所感化。进行大规模地整顿，荡涤不良的风俗习惯，天下百姓接受文明的社会风尚，受到一种良好的治理。人们都奉规守法，和睦平安，敦厚勤勉，没有不服从国家法令的。百姓德修品洁，人人高兴地遵

守统一的规定，欢乐地保持着太平的局面。后世认真地奉行法治，就会无限期地长治久安下去，车船不倾，国家安稳。随从的大臣颂扬皇帝的功业，请求镌刻这一石碑，使这美好的记载光垂后世。

返回时经过吴县，沿着海边北上，到达琅邪。

方士徐市等人到海中寻找神药，几年都没找到，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害怕受到谴责，就欺骗秦始皇说：“蓬莱的神药是可以得到的，然而常常苦于鲨鱼的袭击，所以不能到达蓬莱，希望派一些善长射箭的人和我们一起，鲨鱼出现就用连弩射死它。”

秦始皇梦中与海神交战，海神像人一样的形状。询问占梦的博士，博士说：“水神是看不到的，它的到来是以大鱼和蛟龙为征候。现在陛下祷告和祭祀周到而又恭谨，却出现了这个凶恶的海神，应当把它铲除，然后，善良的神物就能到来。”

于是，秦始皇让到海中去的人携带捕获大鱼的用具，而自己使用连弩，等待大鱼出现时射死它。结果，从琅邪往北到达荣城山，都没有见到大鱼。到了芝罘，才看见大鱼，捕杀了一条。秦始皇大喜，认为邪恶已被除去，寻找仙药就大大有希望了，就命徐市等人照此法消灭鲨鱼，取回仙药。

秦始皇一行沿海西行，一路上自觉身体不适，御医们不敢说他有病，只是说操劳过度，肝火上升，惟

一的治疗方法就是休息，另外加一些降肝火的补药。

到了平原津(今德川平原县西南)，秦始皇就一病不起了。因秦始皇怕死，更忌讳说“死”字，因此群臣均“莫敢言死事”。

李斯和赵高也不敢提立太子之事，一提立太子，就等于说秦始皇身体不行了，说不定哪天就会死的。弄不好惹他不高兴，自己会获死罪的，所以只有小心侍候着罢了，心里暗暗着急，但始终是只字未提。

秦始皇病情日益加重，他自知离死不远了，连坚持回到咸阳下诏书都等不了了。才急忙草就遗诏，召扶苏速回咸阳参加丧葬大礼，盖上玉玺，交给赵高，命他遣使者速送给扶苏。

赵高别有用心，竟将玺书私自扣押。

始皇勉强支撑到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即一命呜呼。

李斯因太子未定，担心诸公子争夺皇位，也怕天下趁机变乱，决计对秦始皇驾崩之事隐而不宣，秘不发丧。

因此，除了李斯、胡亥、赵高，以及在身边服侍秦始皇的宦者等几个人外，再没有人知道始皇的死讯。为了掩人耳目，李斯将秦始皇载于辒辂车中，仍用他的旧驭手驾车，照常谨呈秦始皇的饮食，百官奏事也一如既往，只是一律由躲在辒辂车内的宦者准其所奏。

然而，就在这种平安无事的假象背后，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而主谋就是那个扣押玺书的赵高。

赵高曾教授胡亥狱讼刑法诸事，所以与胡亥关系密切。他曾犯大罪，蒙毅依法判他死刑，除其官爵。始皇因赵高遇事机敏，且其父对他有恩，免除死刑，并恢复了他的官爵。

此时，赵高一心立胡亥为皇帝，以保富贵，而且可以报私仇。他首先策动胡亥谋取帝位。

起初，胡亥倒不以为然，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不奉父诏而怕死，是不孝；才能不足，硬靠他人求取功名，是不德；三者皆违背道德，执意妄行，天下必不服，身家性命难保，国家怕也要倾复。”但到后来，胡亥还是为赵高所蛊惑，决心夺取皇位。

赵高深知，没有丞相的支持，此事不可能成功，并深知李斯为人，知道怎样拉他下水。

李斯在秦始皇的事业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德高望重，但他非常重视地位的得失，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早在李斯为郡小吏时，就从官仓鼠与毛厕鼠处境的差别中，悟出一个道理：人不能没有地位。当他感到韩非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又深得秦王政的赏识，从而危及到自己的地位时，立即以谗言害死了他的这

位同学。

赵高针对李斯的这一政治弱点，先对李斯说，论才能、功劳、谋略及与扶苏的关系，他都不及蒙恬，扶苏即位后必用蒙恬作丞相。李斯如果能立胡亥为帝，即可长保封侯，永享荣华富贵。否则的话，如果按秦始皇遗诏，立扶苏为帝，必将祸及李斯的子孙，名利全无。

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李斯仰天啸叹，垂泪长吁，他说：“唉！偏偏逢如此乱世，既然不能为此而死，哪里还顾得了皇帝委托的事呢！”

胡亥、赵高、李斯三人经过一番密谋，诈称丞相在沙丘接到秦始皇遗诏，立公子胡亥为太子，毁掉秦始皇赐扶苏的玺书，改称“扶苏为子不孝，特赐剑以令自裁！蒙恬不思臣正，必知其谋，为人臣不忠，故赐死，以兵归裨将王离”云云。

扶苏接读玺书，不辨真假，依诏自杀。

蒙恬不肯不清不白地死去，被押入狱中，结果还是被逼得服毒自杀。

使者来报扶苏、蒙恬已死，胡亥、赵高、李斯大喜过望，冒着酷暑向咸阳行进。

载着秦始皇的辎车，因为尸体腐烂，已臭不可闻。胡亥等人怕事机泄露，命令随从官员乘坐的车上各载鲍鱼一石，以乱其臭。然后，走直道，直抵咸阳发丧。

太子胡亥袭皇帝位。按秦制，皇帝以世为次，故称二世皇帝。赵高升任郎中令，常侍用事。

九日，埋葬秦始皇于骊山。

胡亥诏令后宫服侍秦始皇而未曾生育子者，一律陪葬。死者数百人。在骊山墓完工时，胡亥下令将工匠全部闭杀于墓内，以防泄露建墓的机密，墓外广植草木。

胡亥刚刚即位，担心众臣不服，为了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他听从赵高之计：实行严刑苛法，让有罪者相坐受株，夷灭族属；凡是先帝故臣，全部淘汰，以自己的亲信填补空缺。

结果，杀害了蒙毅等大臣20多人，十公主也被害死，其财产全部抄没入宫，相坐者不计其数。百姓震惊、恐惧，宗室官员人人自危。

胡亥在劳力奇缺，田无人耕的情况下，下令继续修造阿房宫，同时又征调了5万人镇守咸阳。致使赋税、徭役繁重，死者无数。思欲造反的人越来越多。天下已如干柴，星星之火即可燎原。

各地百姓相继起兵，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等均自立为王，一时间，烽火四起，狼烟遍地，而胡亥此刻还被蒙在鼓里。

赵高因杀人太多，结怨太深，怕大臣奏事时，揭

他的老底，就对胡亥说：“陛下年轻，又初即位，未必尽通诸事，不宜在朝廷上与公卿议决大事。”

于是，胡亥深居禁中，使众臣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诸事都由赵高决定，赵高深忌丞相李斯，就设计陷害他，结果李斯不久就被冠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上，夷灭三族。

李斯死后，胡亥拜赵高为中丞相。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夏天，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大破秦军主力。

胡亥派人谴责率军的将领章邯。章邯怕皇帝降罪，遂率兵投降项羽。刘邦乘虚进击关中。

七月，赵高想乘机作乱，怕群臣不服，先搞了个预测人心的试验。他让胡亥大会群臣，当场献上一鹿，指鹿为马。胡亥含笑说道：“丞相怕是搞错了吧？把鹿说成马。”赵高仍说是马，胡亥惶惑，问及群臣，说马者多，说鹿者少。事后，凡是说鹿者尽被赵高借故杀害，群臣无不畏服。

不久，刘邦攻入武关，并派人暗结赵高，赵高欣然同意，遂与他的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及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勾结谋反，里应外合，攻入望夷宫。

胡亥大怒，召其左右侍从，但侍卫和宦者纷纷逃避。只有一宦者没有离他而去。他和胡亥慌忙躲在内室里。胡亥责问他：“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竟落

到这个地步 ！”他答道：“我不敢说，才得以保全。若早说，早就被诛杀了，怎能活到今天？”

说话之间，阎乐已到跟前，阎乐逼视着胡亥说：“你骄纵放肆，诛杀无辜，不行君道，天下共叛，你有何打算？”

胡亥问：“丞相可否让我见他一面？”

阎乐怒斥说：“不可！”

胡亥乞求说：“愿得一郡为主。”

阎乐不答应。

胡亥又说：“愿作万户侯。”

阎乐仍不答应。

胡亥随即哀求说：“愿与妻子作百姓。”

阎乐不耐烦地说：“我听丞相的命令，替天下人杀你，你却喋喋不休，多有所求，我可不敢替你转报。”

众兵听命，齐拥上前，胡亥无奈，这才勉强自杀。

赵高杀了胡亥，恐怕百官不服，遂立胡亥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识破了赵高的阴谋，知道他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以后一定是杀尽所有的宗室而自立为王。所以就设计诱杀了赵高，夷灭了他的三族。

三个月后，刘邦兵临咸阳，子婴出城投降，秦王朝至此而亡。